



垂

10295





重刻南沙先生文集序

吾蜀地纏井絡世載英於江
漢之炳靈其挺發而特傑者
則文園濶雲之賦於漢射洪
青蓮之詩于唐眉山父子之
文於宋

南沙文集

序一

本朝則新都氏地負海涵淹博
極矣近梁山以正學待

詔

紫闈南充以濶詣著聲詞林皆

千載一軀梁山直接羲畫所
著易旨幾奪新安之席南充
寸紙隻字海內競寶不啻吉
光片毛顧怡春堂集未盡厥
蘊豈表章尚有待耶然未有

悉吾南沙先生者先生曠世
雄才讀書中秘以翫牒移職
方諸所論列侃慨固所避忌
間發而為序記書銘一出之
以元氣取材比律則周官左

氏國語考工博宏幽窈不作
唐以下一語尤邃于曆其法
得之資陽陸氏即晉江李宗
伯所疏列蜀中先有隱君子
者而其精微懸解處多得諸

易蓋先生晚年委蛻世諦掉
鞅藝林直以五寸管胎育一
代昆侖之氣作文章砥柱而
終無意千秋名雖以大司寇
嚴公加意搜括僅得若干首

殺青于蜀以僻遠流傳未廣
故其名未噪揚抗風雅之吻
益奉

命視齶淮揚公餘之暇輒展讀
數過驚怖河漢媿冗敘弗及
車乙而句雙言之昔歐陽子得

韓文廢書簾中朝夕諷誦持
以振文運百六先生往且數
十年而益獲論次其遺編鄉
孺子其何知敢謬自列于桓

譚夫亦共憶惜先生未竟之
益耳是為序

泰昌庚申孟冬浙江道監察御

史西蜀孫之益書



及金上片

史西蜀孫之益書



泰昌庚申孟冬浙江道監察御

益耳是為序

譚夫亦共憶惜先生未竟之

南沙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䟽草

養病䟽

議儒臣從祀䟽

論監國䟽草

廟災議恭題

神主䟽

序

周易象旨決錄目序

南沙文集

目錄

春秋明志錄目序

贈崧少山人序

贈沈經歷自新序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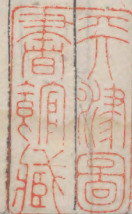
贈王道思司封謫昆陵序

贈焦子會提學貴州序

壽王谿黃先生序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贈田希古提學湖廣序



送皇甫子安使中都 皇陵序

重刻戊子同年錄序

山東李氏書目序

送主客郎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贈張濟甫祠曹提學浙江序

卷之二

序

送李伯瑞侍御兵備榔桂序

贈武清楊文序

南沙文集

目錄

二

河間府志序

代作

送程君启之任黃梅序

贈李鳴叔侍御兵備漢中序

送金隆仲教諭之臨潁序

嬰童百問序

江漢頌聲序

贈左使黃公致仕歸江西序

五言律祖序

送袁推官陞南刑曹序

西岡彭氏家約序

吳興太守楊君薦獎序

相國張公文集序

郡侯陳君考績序

送邑令李君入覲序

贈宗別駕喜雨詩序

壽李憲副中巖序

壽從君平軒六十序

送曾明府赴徵序

送陳鳴仲主事序

卷之三

序

送沈縣丞致仕歸騰越序

序解再贈沈縣丞

無錫華補菴郎中七十壽序

送韓教授致仕歸曲靖序

記

安蜀亭碑記

內沙文集

目錄

三

弘道書院記

合江縣勸農亭記

孚遠堂記

中麓記

學禪菴記

有嘉堂記

藍水堂記

雲南新建白鹽井庫記

永思亭記

南沙文集

目錄

保和亭記

畫竹冊記

富順縣明倫堂左版題名記

右版題名記

王公橋記

華氏訓德堂記

劉氏福善堂記

並銘

游謝氏莊土橋溪記

並詩

九日游馬腦山記

黃氏節壽堂記

卷之四

書

與霍渭巖侍郎論武銓書

與潘評事子抑論仲子書

答彭給舍子冲洪範書

答趙舉人書

與嚴介溪尚書論祀慶郁書

答童宮諭廟災儀注第一書

南沙文集

目錄

五

答童宮諭廟災儀注第二書

與黔國公書

與譚僉憲論文書

與唐荆川書

答王遵巖書

寄王遵巖書

與趙龍巖書

與李令書

答李令論稅糧驛傳鹽筴冊籍四事書

答石通判書

再答石通判書

答胡栢泉書

答胡栢泉書

與九江守朱子价書

答王教官廷冕書

答方十洲太守書

卷之五

題

南沙文集

目錄

六

題張氏峩眉山志後二首

題陳退翁僉事傳後

題謝氏恩誼日記

題禪者正宗卷

題郭煉師行卷

題日者林生卷

題張將軍卷

題王生卷

題黃氏問禮江陽卷

跋

政寧鄉縣志後

跋參同契後

跋月儀帖

引

方希直集引

東平唱和詩引

卦名詩引

關中樊氏遺澤詩引

南沙文集

目錄

傳

豐城熊處士傳

甘元望傳

憶蘭先生小傳

卷之六

墓誌銘

贈禮部主客司郎中翁公旌表貞節封太

宜人許氏合葬墓誌銘

朝列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叅議白洞翁公

墓誌銘

都察院司務甘君墓誌銘

戶部雲南司主事李君伯孝墓誌銘

南京戶部員外王君崇道墓誌銘

陝西按察司副使中巖李公墓誌銘

吉安府通判陳君重墓誌銘

處士熊公時用配孺人凌氏合葬墓誌銘

對溪熊先生墓誌銘

太學生吳君墓誌銘

南沙文集

目錄

八

江君文博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墓誌銘

處士王君墓誌

封安人童氏墓誌銘

封孺人嚴氏墓誌銘

那母熊孺人墓誌銘

王母陳氏墓誌銘

甘母董氏墓誌銘

墓表

故相國楊君墓表

碑

贈浦江知縣毛公神道碑

馬湖府同知趙公德政碑

祭文

祭伯兄公安令文

祭楊太僕果齋文

祭新鄭縣君文

南沙文集

目錄

祭甘几山少保文

祭外舅翁叅議文

祭司務甘丙山文

祭甘嵩縣文

祭駱侍郎文

祭翁母歐陽宜人文

祭華補菴文

祭李憲副文

再祭李憲副文

卷之八

雜著

柳溪頌

有序

宋中丞凱旋帳詞

教通贈劉師禹之鄭西

良說贈熊公聘訓導之廣濟

吳興賑貸議

廣師說送李生如京師

壽李中巖樂府

有序

南沙文集

目錄

蔣道士字說

凌雲山刻石銘

息心所頌

任同知像贊

上元觀燈致語

賀戴守帳詞

代縣官作

讀鳧鷖假樂詩

讀魯子問

讀文王世子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一

蜀罷熊 過叔仁著

同邑楊述中

全校

臨邛孫之益思謙

曾孫熊胤衡重梓

疏

養病疏

奏爲乞恩養病以圖補報事臣貫四川叙州府富順縣籍嘉靖八年蒙 恩賜進士出身冒與翰林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一

庶吉士之選尋以臣繼嫡母喪去嘉靖十三年六月起復蒙恩授兵部武選主事臣少不自愛屬有狗馬疾顧念大者不能備行伍爲國負戈敵愾小者不能逐耦明農輸餉邊圉恐負 聖世養士之恩慨焉發心思以吏事報稱萬一也竊伏自念小人寡福分過裁生屬領劇曹力小任重舊疾日益委頓呻吟作苦害於眠食醫師診臣曰心分而神不守火侵於金無以生水法宜靜不靜者將恐不支臣伏枕益自危殆恇屏營恐遂填溝壑不被

玄化願下臣章勅所司廉察臣病以例歸使臣深
自省愆以遠凶邁庶幾不爲天厭當思後效若先
身後公非臣之愚所敢萌諸心也

議儒臣從祀疏草

奏爲乞恩崇祀以光 聖治事先該御史楊瞻樊
得仁各奏以前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從
祀孔廟幸奉旨議其事臣聞古者有道德則使之
教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凡始立學者必釋奠
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先聖先師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

自漢儒不能定主名當是時學者非其師弗學非
其學弗祭矣推緣所繇此豈徒嚮空名不程其功
伐者哉建武元和之中七十子間一從祀然迺不
得出闕里開元八年迺稍加封爵然牲帛之儀缺
而不傳殆若文翁講堂圖畫耳議禮之家猶或疑
之曰功臣乃與祭大烝禮無弟子從祀者故學
士承旨宋濂常議曰可罷夫有其舉之尚或靳焉
其受職嘉饗若斯其難也唐儒學傳貞觀中詔左
丘范甯之徒二十一人並配廟庭蓋應祭義西學

之祀本以其傳經萌芽爲先師用其書行其道宜
有以褒大之也夫卽唐之初七十子曾不得比於
左丘范甯等從祀豈非報功之故不顯謂其賢豪
哉今 陛下兼總禮樂爲道德統宗羣工莫不洗
心仰承休德御史瞻等搢擗發憤建表章儒臣之
議其所綜較本高誼也第古法應祀典者常以著
述羽翼之功臣伏觀祀典述稱往古則如公孫尼
縣豐等親孔子之徒尼又撰次樂記緇衣其功烈
至著今祀典皆無聞焉卽觀近事宋元以來傳經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

之士行誼無缺者典禮亦多未舉弘治元二間給
事中王珣奏汪克寬李廉從祀嘉靖中毛憲亦舉
陳澔然竟寢其議自瑄之歿言者頌其功德凡數
十上若瑄之賢道術行業誠應尊顯以風來學然
卒莫能就者亦以事重禮殷繇後眎前或事同功
倍事一報殊不得不致詳審也臣按漢法有大事
中朝逮文學掌故皆具議上號爲近古儒家胥傳
議盡天下之公今祀典重事 陛下幸下臣今議

臣願 勅翰林院詹事府諸文學之官各以所見

疏上臣等得集衆思參定上請以俟 聖裁

論監國疏草 未上

奏爲定大計以安宗社事伏觀八月十日所降

聖諭一道以 聖躬血氣精神稍異往昔欲權命

東宮監國重大仍奏請 陛下少解一二年調養

或可親政悉如初且令傳播廷臣三日爲期上議

毋敢隱臣誦綸言意欲有所建白以諸臣次第上

言必見省納臣可遂已迄今數日未奉有指揮臣

甚竦恒仄念 陛下憂勤元元心勞力瘁有意於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

尊生之事臣聞家聽於親國聽於君臣非不能識

陛下之心而同其憂也顧臣愚思之反覆所未能

諳有犯無隱臣之義也不敢逃死臣仰觀乾文不

息則天上覽殷周無逸乃壽繇書契以來同守一

辭未必皆妄也 陛下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攷於

往古性命之原固可一貫而知調攝 聖躬豈必

在解事也養生所宗莫若老子老子之言曰治大

國若烹小鮮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是未嘗不言治

國也要在內心絕去健羨厭離外不爲事端順而

應之此常容公王沒身不殆之道也兀然枯寂豈所以語於帝王之祈天永命哉故舜有率作屢省省之迹而云無爲者爲而不宰以自然爲宗爾竊見陛下加意古初制禮考文歲無虛月此皆出聖心所綜較心動神疲安得不少損也陛下大德必得其壽神氣少損止應靜養以須不遠之復何必遂有監國之命哉且云早朝不修祀典多代以是爲未安吉之朝者臣辨色而先入君出而視之其爲優尊固有道矣故三事大夫朝常先至而南沙文集

夕後退邦君諸侯朝常後至而夕先退此自臣下勞逸尚有等差何況乃萬乘之尊欲靜迓天休而臣子忍違命乎漢家之制每月朔朝宣帝五日一決事宜室齋居遂號勵精降至唐世受朝有日五日一詣太極殿視事以爲恒式也羣雖旦夕承觴而當宁固有期矣亦非數數然勞也乃今陛下端居順神亦未有廢事或歷時然後使羣臣一望顏色不爲不可何必委之監國哉或乃謂陛下下間幸西苑臣工不便趨走伏謁按漢甘泉長安

相距三百餘里武帝五月避暑迄八月百官皆從
邸舍今西苑去中朝遠近不及甘泉長安百分之
一彌月不得一致起居之敬此殆臣下泄泄也

陛下誠定爲期或如前代五日或遂至朔望容令
百官一詣西苑祗候參謁待 聖躬稍寧朝儀如
舊可也詎議監國之事臣下將何承式哉若夫遣
官代祭則於古有之大宗伯之職王不與祭祀則
攝位周道也 陛下神體未克偶不任駿奔之勞

遣攝以往一念之誠天實鑒之亦不爲過而遂欲

委之監國臣至愚竊有疑也夫監國者其名非正
也古所謂監國撫軍者諸侯有朝會世子居守之
名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故不曰監天下而曰
監國其義曉然可知春秋之義天王不言出而何
以監爲哉且 皇太子雖聰明夙成主器莫若然
大人以繼明然後照於四方今方在冲年豈能聽
斷今以 陛下威靈臣工奉職固不敢欺若托之
監國作繼爲照旣所不能而大臣自疑又不敢操
威福之柄當復一一取決於 陛下之手是 陛

下外有安逸之名而內受徃復之苦亦何益哉且
徃復之間萬一有姦人竊其柄而高下增損之則
天下與受其禍比 陛下取而震擊之則亦無及
矣人情忽忽不可知先事之失後事之戒也主父
沙丘上皇興慶中遼之人咸爲動心而二君者廼
不能得諸天性之愛近宋室最稱有家法光宗至
不肯過宮彼其初豈盡不孝之子不忠之臣哉或
怵利於未至或蓋惡於旣章忌上之見察則無所
不至矣夫太子湏素養者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以教之孝齒胄於學以教之弟司過之史書其過
虧膳之宰因而徹其膳如是而尤慮其弗克荷任
也今太子尚在襁褓未親師傳欲一旦挾重器而
歸之尊貴已成雖欲抗世子法而不可得矣以此
承宗社之重甚可慮也昔中書都督府議 太子
爲中書令 高皇帝以年未長學未充尚難之况
乃今 太子幼於懿文而監國重於中書令哉
陛下何不躬修玄默順應萬機以待太子之有成
而後議也且太子者問安視膳其職也如必付之

以事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退有掣肘之虞則
進有投杼之患甚非所以保全天倫之愛也往時

仁宗爲之子 成祖爲之父然 仁宗語蹇義

等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賴 皇考仁明得

以保全夫仁宗之監國不過居守非敢專決斷也

而尚有讒慝之虞况於遺大投艱哉今災變四起

盜賊叢生流離在途朝不保夕老子曰民不畏死

柰何以死懼之今不畏死矣然有司莫以告而大

臣莫以憂今太倉鹽徒景德窰戶攻陷城邑殘毀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八

居民諸如此類豈能悉陳外則四夷乘間而動兵
不克伍糧不克口以此禦亢隄之虜此不走則就
死地耳何以戰哉近雲中之虜雖云出塞 陛下

能保其不復來乎邊圉未修多可乘隙革蘭台之

交通方且見告矣假而虜復深入巢窟有託是數

師者能挫其銳而解其紛乎此所謂厝火積薪之

勢也然彼所謂火未及燃耳今且勃勃有炎上之

勢臣愚不才意 陛下必有所圖回以彌其變今

且保養元和而遂欲倦勤天下將何所望而此曹

亦何所忌哉雖太子聰明顧冲年豈勝此也 陛
下神明邁出千古何待臣愚之多言伏惟靜居端
養以凝天休時做有位以消天變監國之議遲之
數年臣不勝慶幸臣愚昧上竇天聽隕越是懼惟
陛下少加裁擇以開言路寔宗社無疆之福

廟災議恭題 神主疏

謹奏爲恭題神主事先該本部題奉 聖旨 成

祖仁宗神主便急恭製詣陵奉題欽此欽遵外照
古者送終之禮未虞以前則立重將虞之時置首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九

皆所以定靈明之神凝孝敬之趨切詳事情是初
塋畢時已不題主於墓故虞祭以前未嘗有主可
祭載觀春秋傳文祔廟而後作主而主有虞練不
同皆未嘗於墓題之夫塋畢旣未嘗題主於墓豈
當虞練之後反以其主從事墟墓之間故虞祭祝
辭有曰哀薦裕事適爾皇祖其甫則是魂無不之
作主之先已適皇祖大抵墓以藏形廟以妥靈故
題主於廟則神適皇祖者可求題主於墓則藏形
之區神所不宅近於之死而致生者非經義也竊

惟 二聖神主雖已被災而先時班復之後其神已依皇祖卽今恭製方畢所當題寫尊號以饗殷薦臣等欲於景神殿諏吉祭告恭題查照先年所以改題 成祖神主者事雖稍異禮無不同其詣陵一節乞收 成命庶幾仰體 陛下孝思而於禮義不同兼邇日畿輔驚擾所宜鎮靜况乘輿一出六師犒賞動數十萬方今時詘財潰大工將興尤當節制但前奉有明旨未敢擅便伏惟俯察末議臣不勝感戴之至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一

序

周易象旨決錄目序

過年十三所則受易通其讀其義稱程先生朱先生尚矣自維闇愚繹所存典冊鮮有啟悟者就易家私問之或說過閩人蔡清先生善易購得其書其開陳宗義不及象也於是稍記疑者爲贅言兄公安令伯久見曰毋容輕爲之然不能忘也後十一年舉進士試當就讀中秘書欲因盡求古易說忽罷去又時方尚文無有言說經者暇語山東李

伯華伯華數能致予易說東海唐應德欲共求其義唐君意在自得不暇及象也時時私草其事緒正之維揚葛子東雅所喜愜會辛丑謫入滇稍頓安寧楊君用修數語予當遂成書迺益考前聞精思其義加拆衷焉經下輒申象旨以通之而分註其所革除之語於下書迄就劉子仲敬以數相參伍具登紀之漢學官置博士得一經聚五經諸儒共讀求其詁以示不輕今文字模於科斗篆籀者轉而傳訛不啻數變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

丘經許慎說文稱孟氏易其文多異矣至蜀李譔又著古文易蓋其慎也今乃尠傳者於是以象爲主據他書以証今文合象則從焉証字者一百一漢校經者不去本字今則之稱某當作某晁氏經有齊楚異音俞氏曰東原之人入則去讀發叶大害實叶異順極叶正有魯音據孔子魯人則晁氏說踈矣証音者三十八易文古奧無助語辭間若可上下讀後人不省其指歸妄意不得其讀矣証句者二十六傳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或

脫去无咎字唯費氏與古文合按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下筮存漢募書易獨完說文序曰其稱易孟氏皆古文何子元謂古文不知誰氏傳者何耶証脫字者七十九証衍文者三十象傳文言附入卦中錯簡不能無誤應移置者三十二舊以爲誤今証還其舊者三舊分段不明今正之十傳附經者一餘皆如乾坤不復還舊以省兩讀大抵如費直易而已意主明象可得畧者因畧焉歲辛亥書成定著都爲三卷而各從類標之曰易象旨後遂南沙文集

其象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是數與辭皆出於象也辭有吉凶悔吝皆謂之象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彖爻所同也四者不爲象而爲占何其不察聖人之言耶其所謂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其所謂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爻所獨也異哉後世之說曰此爲象此爲占旣又曰戒占嘻亦已支矣或又曰此爲意此爲言爲象爲數豈不益甚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明古統彖爻爲象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居則本卦不變言故曰所

居而安者易之象古爲象今爲序繇字誤也動則觀變玩占動謂之爻故曰所變而玩爻之辭亦緣字誤轉變爲樂矣得其不變者則占彖得其變者則占爻辭皆象也象皆占也占皆象也又可分象占哉有不得其說者則曰有占無象象在占中有象無占占在象中嘻支矣是故易非獨言語數其意皆生於象而已故得稱象之意象之言象之數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立象盡意則辭可略矣今夫象言者猶爲因辭求象之道耳是故有一卦

之象有一爻之象自其變者觀剝象傳曰觀象觀也者觀卦也二陽之卦剝五所自變也一卦論變之例也蒙六五童蒙之吉異以順也異者異卦也五變則上體巽一爻論變之例也在履而當夬位曰夬履在兌而當剝位曰孚剝否九五稱大人與乾同中孚九五稱學孚與小畜同此四爻者皆曰正當位兼取兩卦相當之例也歸妹以恒用恒之道以初三易位者也乾九四乾之小畜小畜之中又有兌離故曰革是變之又變也萃六三上巽二

五互一卦之例也泰六五歸妹中四爻互二體之例也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之謂也以是而正名當物亦足矣始商瞿受易孔子瞿所爲學今卽無知者史稱瞿後有數家皆以象數爲宗而王同始爲書丁寬服生皆著數篇亦以費氏廢矣惜哉王弼尚名理隨興遂爲中原師邢恕等益欲忘卦棄畫王濟有言弼所誤者多何能頓廢先儒濟言是矣然本先儒自淮南九師虞荀崔陸之徒煩瑣猥曲億而時獲非能盡合卦爻陰陽之義顏氏庭

誥乃云馬陸得其象數此亦耳食何異李鼎祚集
解及釋文詩二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註康成
說猶曰在學者引信觸類以辨之耳乃若道器太
極說有不同古先者約文申奧據易証焉庶明達
省之有以相發其要不越乎類物之情象其物宜
云爾其升陽子數四則本易外別傳然道貫物我
施由身始亦不可廢也援引類例推而麗之共諸
里師具訓蒙士有罪我者期其諒只若俟來今以
求知則默而成之非夫古人其孰能獲我心者寧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五

春秋明志錄目序

道惡乎存存乎志志惡乎明明諸言言之明有良
知焉爾矣孔子何爲作春秋哉言者麗乎事者也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然而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
見之行事也春秋空言乎行事乎夫春秋天子之
事也豈以爲空言哉不以爲事而以爲空言於是
乎進退予奪之說起而不知文之本於史也孔子
吾猶及史之闕文寧當有所改革其辭乎孔子筆
則筆削則削謂其事不謂其辭也游夏之文學乃

至不能贊一辭事內之辭而有可贊必將巧文而不慚真若進退予奪於諸侯之策詎不遠於易簡乎聖人之志以爲天子失其所事守則其事自齊桓晉文出故懼而作春秋語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卽其事而炳於幾先足以懼亂賊斯夫子之意而豈以爲進退予奪哉由陪臣撥而正之提而反諸乎天子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蓋堯舜之道文武之憲由此以出孔子之志也周室之東其所以爲政者何其旁流而無紀也而孔子正之後之說春秋

之道貞夫一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君子小人其道不相謀也此天命之自然聖人欲政出於一豈有意必固我行乎其間耶學者憤聖人之失職而欲以進退予奪歸之旣無得於易簡而抱遺經者又不勝其臆決也予家自河階府君世業古今文尚書而伯兄公安府君好春秋左氏善爲胡氏春秋予童子時因得盡發其書讀之有所不能印心者矣條所疑者數十則倏有開塞無有能

明之者嘉靖癸巳予友唐君應德始共商其一二而奪於曹務又遂離去謫南中稍暇有相就問義者因次爲卷表其后官越趙憲伯師錄寄東海季君說十數則蓋季與予說異於古者常十而得三四其與季君自爲異同亦十而得三四與趙憲書曰獨抱遺經務爲獨得此如獄吏郵罰麗事初讀了然及其察辭於差有失當者矣鄉先生趙企明倡之猶未若彭山大肆厥辭無遺力也昔者聖人仰觀俯察蓋欲學者合而一之今季氏考中象數

甚畧彭山豈本不知曆耶聖哲日遠來者雖誣至其深造亦不易斯言也詎可以一二掩其瑜乎是予論季君之說也易有天道焉地道焉人道焉堯舜之相命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地密移消息乎小餘八三不盡之間而盛衰理亂百世可知聖人所以後天而奉其時自然之運曆家雖不能窺而荃蹄在焉古曆踈濶歲差曆亦有憶而中者課其所步或先後天學者第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日食皆無推法有考課踈密而已此魏史官所

言宋書禮志可相覆按大衍並稱黃初已未始課
日食疎密蓋張子信乃詳則理數相揆亦古所難
乎授時雖大儒所定至其推驗上下命筭加減將
至於往大而來小况欲按疏家舊說治曆明時盡
革道乎於是問曆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列
所課而正之古者分壤設險城郭溝池以爲固子
欲觀隨志著錄盟會地圖而無所徵也杜註異同
卽無以辯之予欲觀宋楊湜增廣常氏春秋地譜
而無所徵也其什古今沿革卽何以辯之今因註

疏國志稍采古文度地而定著焉周之典章鑒於
二代是仲尼之所憲章者也諸侯以爲害已而去
其藉聚訟之久末師瞽焉以詔後於是度理揆情
準之天則其有齟齬辭而闢之蓋將執此以往視
夫求禮於野則旣賢矣春秋以道名分此孰非名
分所在乎乃至三傳而下庶言紛如而聖人之經
由之明晦因舉其說本於良知並加折衷乃若姓
名氏 學者謂非大義所關故由唐以來公子血

脈譜及鄉人馮氏名號歸一圖名字異同錄其所

流別雖不可見然註疏亦徃徃而存昔者聖人欲一言以蔽詩之旨然謂小子學詩鳥獸草木所不廢也參以所聞比於先師之意亦庶幾百一乎書成而藏之予且歸九老之洞委志於靜虛觀四時百物之流行則是書者固亦聖志之筌蹄也在我後之人有所詮而擇之者則予志亦明矣乎

贈崧少山人序

萬生爲予言崧少之盛也更僕不自休他日復縱言之熊子曰然吾嘗考景純爾雅註兼聽於中州

南涉文集

卷之一

十九

之人亦若吾子之言也夫山大而高名之曰崧嵩蓋依於此崧不必嵩之謂也豕韋之野有人焉取而號於衆曰吾崧少之人也夫崧少者不必非崧之謂也蓋予讀山海經半石之東有山焉去五十里者爲少室又東而三十里太室在焉今之謂崧少者則少室也戴延之西征記乃云二室相去十七里遠近不相爲謀若此復何據哉今夫垂天之峩薄地之儀其孰從而正之然而紛紛者曰是其大且五十里隆然而高亦八百有餘丈嗚呼崧少

之盛其果在是乎古者五岳視三公蓋其磅礴靈通之故然各奠其域則氣有所偏崧當土中古稱天地陰陽之和會定土圭者取中焉是故君子以考衷度德於是乎法之徐行安步無忘古老之言以利往高者聳卑者俯而蹲大小相將秩然不紊是故君子以貞進抒辭亦於是乎法之詩崧高之首章崧高惟嶽風俗通乃曰嶽者楠考功德黜陟也是故以司銓衡秉文教亦於是乎法之嗚呼山人與山之盛若是歟夫崧少之至於今久矣人之得於崧少者衆矣白得之詩可與體物不可與立言渤得之隱可與退不可與進取於崧少者薄矣復聞往藉比比稱有棲真鍊魄者復何爲哉之數子者子則安能知嵩山之陽有張山人彪者當唐肅代間赫赫有名稱山人將其苗裔耶然子美貽之詩稱其草書詩興要其歸不出乎白也漉酒尋山不知與渤孰上下哉予觀山人教於蜀盛矣徐而論世聞其真淑而文察才考功皆足以自克其

有聞於後歟熊子曰予聞萬生邦憲言山人姓張氏名鯤字子魚起家進士由考功副郎累資來董蜀士予不交臂於山人據生言如山人豈不鮮哉豈不鮮哉

贈沈經歷自新序

豫蓋土中也其民氣冲若天委然故謂之舒豫陳在豫又四曠無山川城界以是受天地之衷有然者矣昔周之世采其貢俗其詩曰衡門無固必焉斯亦冲之極也奚所於外營此豈獨太皞之遺風

然哉李仲材曰陳今乃有沈君自新云始沈君探管談藝卽士胥下之然鎖院試則竟不第比父州牧以歲獻入太學太學故多善談藝者然競賢沈君京兆尹取士太學欲克秋賦兩試沈君迺沈君則竟不第也子弘尋舉進士始謁選受京兆經歷是時人或歎沈君未張者然沈君竟奮策不卑其官也此與衡門之風豈異法耶熊子曰茲不當昔功曹錄事乎大迺勾稽簿領舉彈善惡必由之復則監牌印出給楮筆號瑣細然皆事事矣夫京邑

四方之極也今尹治出納凡皆司存之則守是官者亦難矣寅之情惡惡行廉貞位當燕也或欲因以治焉嗟乎流代之感今之燕非昔之燕矣彼日見夫紛華而眩惑之也相率違其性以巧趨之民俗蓋嗜利而無耻吾竊省觀不可究詰焉是吾之所大懼也即使沈君時能贊畫諾於其尹其尹也賢又能資沈君以成其治變而至道將不可望哉其成也謂之能其或不成其瘵曠將安逝也古語曰功者難成而易敗者也夫難成易敗又惡能無懼而暇外慕乎且沈君柰何卑之也昔七十子之徒陳有子張者人也而學于祿孔子教之曰言寡尤行寡悔宅日問行日立見其參前在輿則倚於衡也然後行蓋言本也然遵美屏惡一貫之而王道備矣沈君陳人其孰以陳之鄉先生告者李仲材曰子也序歸之沈君名銘或號曰桑落沈子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王大夫既典司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備以爲逼虜要非事實然考信往記參諸舊聞其地

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魯之墟南面以臨衛
鄭莫能當者蓋興敗之故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
國也昔秦以其強盛衡制諸侯山東之國皆有害
也然河曲卒困於趙盾走之兵法曰地有所必爭
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際兵戈相尋平陽
益爲要害王猛敗慕容評滅燕宇文弼策舉齊靡
不由汾曲走出爲師凡東境之禍固皆掠境平陽
者周鎮玉壁城齊據平武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
警然則攻守之便迺自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
非有秦晉之怨燕秦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
因亦後之然諸蕃嚮善稱第者舊迺多參居其旁
麗洛川諸偷故皆蕃落也負拳勇怙狡捷往往由
平陽潛入行盜侵毆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
放囚徒取財鹵去年乃相參會殘石州此壤服之
憂不得委蛇高枕者也夫蕃之雜久矣卒欲去不
可得籍第忍之亂又益盛武備宜以時修舉然不
可顯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藉修其孝弟忠信則
親上死長之誼誦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葛生

鵠羽之刺雖以霸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不頻感稱窮諱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無懼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命臯陶爲士茲土言不及兵蓋刑清政修內不格奸則邇至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迺異也臯陶之命曰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於民固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主事曰正德中賊流入境平陽人杖棘趨戰或持白木長柄續短刀鈎鎌褊袒呼而犇之有夫墮自樓救奪其妻子者賊卒憚殺其嚮道謂賣已也而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子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革子所統也然幸無持兵淑問如臯陶弼教而已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革况今之怯篋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兵而已非以爲可恃也

贈王道思司封謫毘陵序

明興迄於今典章號稱詳著矣要爲裁之義人情

留滯無所恤由是賢者思損益云嘉靖甲午司封
王子言錫命事未效乃坐判毘陵盖疑操之已感
今言追封意者始周公由春秋而來遂以子貴其
要參諸人情故曰人情聖王之田孰謂周公旦務
爲苟悅者或曰漢無傳焉晉宋遠唐以所習聞成
事睹往帙可徵也郭子儀中書令二十四考方召
之烈非勤於此也父贈秩止太保藿德輿正鼎鉉
文事悉可譎術蘇張之聲非章於此也卒以郎中
官贈其大父由唐季五代以來貴臣始異初制今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五

如司封言毋嫌於賣重徇人耶夫事使中古格不
能行者科條至不勝舉矣今以爲珍異古或以爲
土苴其要在本人情小已之見獨柰何可恃也始
李昉繼後叔沼禮家所謂爲之子者也昉相乃封
其父郎中超爲官師今之所起守祧繼體者或反
不能承藉靈寵此可謂變也矣昉後有程琳者執
政也琳始遷拜至不祿父皆得錫命至以官師超
得太師中令今或後裔顯庸曾不得階一級者夫
藉田侍老唐之賤臣廝役也或版授上州刺史以

程較於今其難易不失倫比哉此亦一變也其後
又數十年有歐陽修先生修嘗以官師罷執政然
卒以子棐朝大夫恩至太師充公朝大夫固不尊
於執政官師矣今或階出父下或反出父上矣然
有不得藉子恩登晉者是遵何說哉由此觀之始
未嘗不嚴迺後察人情更示寬假也今迺又加嚴
矣夫古今之制至不一矣然如司封言迺本人情
計非有所失也上爲國家惜名器而司封繇此卒
去說之難如此哉嗟夫以彼其情謂難獲上也今

天下之人其情非必奪於先入司封繇此其道下
之相嚮豈不朝夕可定哉司封才高志博爲文章
引繩度墨號古雅談藝者群辟弗能抗氣宜浮陽
於人情無所省今推察詳緻不爲一切如長老人
此其意不曲而中耶凡今治倘不離情吾知其必
有達矣雖然察情難矣得者什一失者恒十九也
賈生之材莫達矣而不竟於用何也孔子口爲國
以禮其言不讓若人者負少年之銳嬰撫人而出
其上也夫嬰撫人而出其上豈人情所堪哉毗陵

學徒嘗有龜山先生之祠司封之鄉先生典刑也
其論賈生如此以子所聞龜山先生行誼至高司
封倘有景行之意乎矯輕研慮防周身者舍其道
無所取衷矣司封庶幾喻於斯予無憾焉

贈焦子會提學貴州序

適謂其友焦子曰子會茲行可無慎乎子今理官
也然廼司道化誨忠懍行而後推鍛榜檠者何也
夫德陽而刑陰也古之王者求端於天天道蓋退
陰虛於不用所以明尚德之教也禮樂不興則奸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七

政者眾其究也上下相遁而思刻鑠民於何措乎
足天下將安所治哉學者上述唐虞殷周之盛尚
矣漢興以來禮儀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有能思隆
平之化者然未始不以學校之建否爲虞也今里
社中皆設爲童子學繇下縣戶不滿千者及上州
國家皆爲置學官登崇秀才異等其科條可謂悉
矣而風俗日以敝壞士出者窺覲伺郤以自媚此
僕圉之羞行也何以風示天下哉此言治者所爲
發憤增歎也夫學者誦法古昔所以一道德同風

俗也今其言徃徃殊科以自畔於先師迫而詰之若燕人說郢書然可謂膚末於學矣揚於衆人相帥以師其心推經澤詞以文其過舉聞者眩其枝葉而莫辨豈一道德之意哉此俗所繇不競而士無廉隅也漢儒林所傳諸傳經者莫不守師法尺寸不敢變彼諸儒者固非得深造自得也然至據經守理總核精實者皆有檢押奉以周旋不惑於多方述者之謂明此爲庶幾矣以程較於今豈不大異哉夫羅鬼之墟八番之餘俘也刻木契以爲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八

文擊銅祀神以爲禮吹瓢笙暹袂宛轉足頓地以爲樂其於教化何如哉然而質璞未斲昔孔子欲居九夷夷所爲至不道非有衣冠禮樂之文也非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非可以言語開說也然其人狠戾諄慢迺出於其習其深中厚貌巧言辭迺不如中土之人也而又無多方以惑之故易與興教今八番之遺萌與是豈相遠哉里俗曰瘠土連阡不如良田省方設教此地易爲資矣孔子

稱忠信篤敬蠻貊之邦可行以此之誠御貴之民

將以是興教化豈其不能哉矧又五土之士襍其間彬彬然何忍棄之故興教化者明示所嚮而褒黜之進有鈞飭退有錯綴則將旁出而逸矣此造父所以泣延陵卓子也今天下之道其不爲延陵卓子者鮮矣子之行也寧無慎乎哉

壽王谿黃先生序

今國家於治至塵瘁也此非不深長思矣勞於求而不得密網不勝其弊何也梁人之言曰墻薄咫函頽繒薄咫函毀繇斯之道未有能臻於理者也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九

自古尚齒天子下達必有所尊蓋兩庠養事老者此豈徒以舖館爲恩哉由之諷眎且倚使教率其弟子也予考信古文塾師皆鄉大夫之老者云是仕者壯宣力於本朝老猶爲師長化導其民人也德所流溢豈不洪鬯哉則齒之貴有由然也逮明之興高皇帝思於化理倣式古昔歲春冬合饗者老有所揚觶而語者意在我民迪小子也又春坊司直郎濬罷歸濬性厚不能惡惡上爲語飭戒使知鄉鄙所繇嚴憚起居注濂歸省致書勸世子

學 高皇帝喜諭世子宋起居言是也當是時歸
老者中朝責之翊導下表正風俗上者廼至太了
猶服尚其言况於里中子哉由此行之欲風化不
淳古何可得也今後進生趨時赴功以幸祇天之
會指摘長者曰迂無聞知斯固已侮老成人矣至
郡縣歲時行鄉飲酒禮尸臣苟欲趨具多引市藉
猥劣以克賓介曳寬博委蛇僞旅延登階級勉爲
遜謝可也褻其服也從而占其行事亦多違人理
矣由是士爲縣官敦禮者耻爲旅進退若將免焉

民亦眩於名實便其合汙至鄉先生所以正己者
如爲己厲矣予爲文學弟子及見忿色非焉夫貴
德尚齒虞所以登治也今上失加省人不自愛下
又無所標的因益輕之古者鄉大夫居鄉之化安
所得哉由此趨於王路猶齋漏注茲也以孔子之
觀於鄉謂王道如是耶儀曹田郎中曰我閩人也
聞有玉谿黃先生而有里稱先生故縣文學椽也
積有閥閱矣亟自罷去予聞之俗不敢狎其長有
鄉先生壽七十如君者相率嚮而聽服倘可興塾

師之化非吾之幸哉昔宋之盛邑豪王氏訓族里也俗迺蒸蒸然稱弟比久而廢則有以禦賊稱者矣籍有鄉先生能消折未萌賊奚從生也又其次則至尋干戈如景泰中以此逢流離之變則不可終諱也耆老成人有益里閭如此壽如君倘爲迪婺教非幸耶熊子曰塾師之化必有興也豈末利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詳夫斯之爲詩也歷選列辟之壽王褒之頌得賢不亦近乎獨瞻親以爲私慶何其爽歟郎中曰稱典刑者後老成乃其所係自昔重矣今夫鑽璣以續照繼翮以繼颺不謂事微而所助鴻遠哉能近取譬可以知斯人之賴於化矣然則果非私慶也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過頃試吏爲宦學顧多迷方及睇視人語獨傾聽不厭射亦時時有所服膺迺得失之際蓋興嘆焉夫不習爲吏視以成事此豈虛爲言哉然列地事觀人風亦多流代之感者吏又烏有成事可習視乎吳人朱子羽守瑞州過其友人曰柰何治瑞傳

在萬山中當吳楚爭霸時無有四戰之役其壤地
乃若斯僻矣歷漢初逮於有宋用文日至今也而
射策者率不應命予觀世傳曾鞏學祠記以時如
彼其受變若斯之難何也然其俗朴野不囂於訟
自昔守者樂之詡詡然標爲道院如非誇毗視鴻
荒豈異旨哉就其俗孰不可坐鎮而安者予蓋歎
羨焉南昌人熊景之其時與予相次守司馬署郎
予就以其俗証之景之言瑞民不良迺入江西上
第中予始聞大駭異之迺呼吏牽舊牘求其故曰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一

今吏治不古豈所師模諄諄或所傳聞殊方與固
推之衰亂迺稍返若天降命與明之治在弘治中
加隆盛矣然御史周進條疏其故曰瑞一郡三縣
在深山中民性強狠往往則相聚爲盜請巡土官
飭兵事治上高高安新昌疏語在十六年又最治
時勢可又安而直爲此廩廩難保也山川藏疾倘
非是耶開之甚難亟返之無繇斯亦大異乎昔所
云矣卽誅名不察實長吏雖勞誰爲知者乎抑有
易者古之理亂非更民也民從違非能易地也聖

王在上而民不竒袤者又非能哺而食之提耳而教導之也其要領迺在得人而承流布和惟長吏爲親民易任職然長吏者又率多師吏法指民當用齊之刑耳所謂法分表名參驗稽決其數一二三四者皆是也言政而不及化此令誦法之士闇於遠圖賢人憂心疾首而民失職也悲夫子羽苟少加之意瑞民秉非獨嗇於宅日也史院編修唐君順之率文章之士爲贈言而屬予爲序

贈田希古提學湖廣序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三

學者曰學之道塞其兌扞其外日新之業無以爲也毋亦非人理哉凡學之旨其要長養之教亦若此而已今日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是欲葆其真然迺支離益甚此何稱焉此何稱焉夫學者所乾乾惕若豈非爲備道哉今備道迺在損學柰何獨用益之如斯之道將內與外異若參與貳墮體黜明獨任小己自謂守一者也肢體聰明天所錫委以資人也今必盡去之則形覺者迺返大不利於人且學以謀聖故欲其通也今中乾而外不理則遺

外之效也黃帝之書曰天地氣交使英華成秀奉
收者少秋至重病夫道之適長自天地不能使之
歎今之爲道必去其益而就損則何以奉收以此
節宣豈非謬哉圭箕環弧殊名而皆麗壤也正變
倍半異命而皆音律也叢條繁緒此誠幾發於心
夫孰非因端以表著也其棄之也豈非外性耶故
言學者非不自謂之能然乃提空名嚮學而非其
方延平田子始以文章顯名其主教事於楚諗曰
將爲博約之學夫約非有他卽心以博則約迺可
南沙文集

之乎簡冊至於今稱之今去楚何帝千歲之日哉
其稱之則教言之良不可無傳述也今楚之箴與
其教皆隸諸籍矣子卽之楚其亦毋忘楚之故哉
而後教可以幾道

送皇甫子安使中都 皇陵序

始國家於山陵至重也百神受職上下無怨肅邕
以薦民和蓋天子之孝云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
道豈不然歟 高皇帝八年學士臣鳳韶始造爲

儀請歲元旦清明柴月望十月朔冬夏至日遣官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五

用大牢伏臘社日朔望命祠祭署官享特羊而已

節日與朔望伏臘社適會迺從節禮其後又時時

議然要爲加財損矣今夫祝巫舉其辭著嗣皇帝

明統也稱孝曾孫某由仁率而上之也已而惕然

休諸心矣苟率情而行此必蕩乎無檢也然迺相

參研爲節制此豈顛持文末以禮煩爲敬耶往聞

長者大人言初定皇陵號時下太常議行祭告博

士臣吾與蓋僅僅然持不可狀禮部尚書臣亮曰

漢光武皇帝上昌陵宋太宗皇帝上欽康陵皆必

遣官祭告祭告古也制曰可廼始行之蓋其慎也
今上汎除山陵登崇其禮比於陵號於是禮官
請曰儀曹主事皇甫某可任爲使往卽斯指嚮豈
徒具文哉今制下逮細人皆得言民隱然言者

下儀曹歲終宗伯集百司議而請蓋民困刑繁則
禮樂不興非所以共承宗廟之誼其意至深遠也
今以儀曹行省卽上指嚮豈一日忘民哉意者

求先世之故還定安輯幽贊靈明常什八九可決
而定也皇甫君於是臚語曰難乎難乎使有職此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六

將柰何皇甫君蓋賢者也過呼皇甫君君儀曹禮
所司存以禮告何異代斲也且又天子祀其先
常修本實不以虛文爲使有職必有諏諮以過所
聞濠潁之間連引荆吳富利所會也又有江湖外
阻淮淝內固寔天所作猶周之高山也是禹所以
總昌會也昔周人蓋登而望荆塗之山爲有王氣
後四百年國家所以基命康定也高皇帝因是
欲營中都矣然試結軌而問焉以土風則食不厭
口衣不蓋形窮愁終寔無異乎四封正營結惰閔

免遁樂懸絕往昔矣夫貧者易趨以利困者易誘以亂非其性然也擇蔭而懷土人之不待習而能者也守臣之勢若此而無隱憂非惑且怠歟往親臣畫中都之便爲念至切也爲稱言曰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高墻留守又皆冗費也故其饑易云爾其所科陳是以否耶今水旱蝗災非徙則死御史大夫以饑請司徒營議加寬貸而憂其理天時人事之感窮莫鞠於此也詩云哀此矜人孰有可哀踰此者耶誠有隱憂於中耶何以未殺災邁者祠

官之儀今廢逸矣然由今觀之彼當神軒占郡穀價民所疾苦者何也經所謂我先王受命民蓋王業之本以爲繼志之孝乃在是不在宅微所也今上兼總條貫赫然思興禮樂以承先王必將回思反慮務民之義以責諸本實儀曹固司存也又適有諏諮之責假而聽然滿闡無別於人疾苦不以入於心非所望於子也將苟爲曼漚而失子之素乎又忘其遵子之道而違俗之將迎乎過有友唐子應德者憂時而達理者也以其言證之乎昆陵

重刻戊子同年錄序

是錄也熊子曰繡衣使者營度之按察君申之幾
幾乎辭之備矣已徐子卽秦中本貺予蓋相速流
觀焉無不灑然色勃心怵然動也咸以爲樹惇云
復謀錄是則四嬗諸木矣八年之中其有亟圖若
斯者乎又其爲志也邈而登紀其家大夫推而沿
之不遺弱眇僮子此於舊貫何如哉自予歷撰作
者蓋纖曲無踰於此云夫作者之旨如非有憂也
則有所感乎夫遠者之不聽鬲於同生也其不行

阻於同鄉也其不從垂於同國也故齊人語曰如
地如天何私何親然予讀今斯文辭考其潛躍之
異未嘗不愾然以失慨焉憤懣大息也大者因可
論世顧獨謂以其私耶嗟夫譽之與懼凶之與功
易稱同功而異位者難言乎難言乎皆位之所自
出也學者牽於所見聞人私其學不因異而求爲
同此何異畫地而踞馳心域外其必不達明矣夫
詬莫辱於行詭而悲莫慘於道窮故真者事之上
節而隨者道之所詘黜也以隨求同卽何以有大

不亦痛乎又奚論位古昔朋友之交也氣同而求
謀異則相離故其詩曰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說曰
可使非所使也非所事是以懼絕焉位異則相遲
故其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
汝說曰靖共謀所當具也正直之與所當與也蓋
言時也式穀以汝慰以俟時也其情異則相飭故
其詩曰出此三物以咀爾斯說曰咀以爲信也三
物之出以爲咀也一匡之正而已厚之道也以斯
求同此不攘而至之術也胡可云易哉今世之所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九

爲求同者乃若物道然卒有美薦相號而食之而
已矣由是背公嚮黨狎比行私而率相戕賊害也
此非同之過哉同人之離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夫出處默語不係一方其要心之同也故其利斷
金其言如蘭今欲求同釋此其道將安求之吾與
諸君偕蜀計吏來凡幾年所矣其匡時而赴功者
有其心無有今皆安所厝心力奉其心以殉道久
近爲若已何時帶有所直射而行不嗇於宿憂奪
糈者何事也其事皆何狀竊伏自量當有所同且

猶未同乎所求若彼矢德若此之難也其謂隨同者將無失事執乎或問楊雄子蜀人也請人對以人曰不死其意不累其身今方以殊途同歸相徵責也又可舍蜀之典刑者乎卽此失之其說是猶齊人之議私親也此夫大惑者歟蓋錄成而予序之將同觀焉

山東李氏書目序

學者博依前聞睿哲之言可徵覩也仲尼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雅言詩書執禮絕鐵滅漆易道廼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

明求百二十國寶書或據竈觚而聽其讀齋戒北辰告於天曰孝經河洛謹備其好古敏求若斯之勤也蓋三元八會不可究詰梵語佉僂或左或右書革旁行河圖綠字稊辭離志亦各乘宜而用曷庸舍旃苟曰任心自足其於畜德何異於孔氏哉明興迨今郁郁然文章著矣後死之士與於斯文挾策而言各異其肯以駭聽上者譚性命次工詞章廢棄前聞不守師法於是古之籍亦散逸不收矣山東人李子伯華起而憤之收其渙忘登而選

之天明地藏聖作賢述人所秘密下逮委巷之議
不遺也撮名舉要校而藏之熊子至燕之日則告
之故熊子謝曰幸甚始漢因伏申培轅固高堂胡
母各明五經傳其萌芽以爲先師其人皆齊魯山
東之國也子欲積其緒思廢絕之闕豈獨遺化好
學之風哉然集之嘗苦艱而脫簡爛編或遂逸滅
難得而宗非一世也繇劉氏沿之下鄭氏邈之上
皆盛選也人猶有所憾於彼何則博而闡於類例
也書有數種而一家數家一類者故曰同歸而殊

途至願不可厭明於三者各識其職所以爲術也
握竒之道互而相用然部而列之厥有八陳由此
其踰不可反三隅乎於是李子差次其書循其品
彙唯謹徃予見今代掌故之錄未嘗不歎其統紀
乖謮欲建藏書之冊會 天子以未遑罷徐御史
議而止專已守殘者猥喜之而通人大以爲望庸
知夫文明之代猶鬱而不發有如此者也嗟乎後
之人有厭小已之陋博於文章以盡其變者得李
子之藏而伏讀焉功豈小哉李子曰子以山東傳

經要我誠不敢忘子蜀之產蘇先生誠賢者是嘗
記廬山李氏藏書子且記山東李氏乎敘述其旨
俾刻而藏之名山

送主客郎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嘉靖十八年秋主客郎林君出爲南安守南安在
大江西北走赴燕縣次傳之日百里逾二月僅迺
得至亥步而鼓記之其去中朝本縣絕矣南有庾
嶺漢軍監庾勝所爲城者其橫浦有樓船將軍迹
予覽觀史遷書劉嗣之南康記蓋楊僕本繇此伐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二

南粵云其西尉陀發兵攻長沙邊邑所出道地固
通閩粵西甌駱粵崇岡積丘此在兵法進塗爲圯
扼險則爲支矣此曷可輕眎哉顧擇人而守之以
透見輕鄙若左官然者時時有之故得人而守之
自以棄居郡不嫌奉職受事常不如近甸此亦積
輕之勢矣豈國家所用柔遠之指哉嗟乎林石以
予觀南安地所繇秦剝吏治所繇興壞未始不成
於寧一而以操切反繆也彼其民貧好訟而地復
巖險交臂而易者緣手則盡矣又非土著也郡主

吏稍失所馭之負襁而相招呼矣其易爲亂豈獨天性哉始熊天瑞竊據也界部中甚困會 高皇

帝起然歲時廼始定之彼伶人之餘分非藉要害

曷能苟延哉故南安者言南方所繇安危矣其後

自海道下取南粵不假途而樵蘇焉非盡以其道

惡誠策便而動亦瘠土之民不欲以軍興從事煩

供張也垂及百年里父兄弟安其土而無外慕

高皇帝之澤豈不大哉成化之末吏治頗失初旨

監臣始請飭理其地弘治初撫臣遂請操守迨至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三

正德中乃有起豎牧稱南征王者豈非繼成者不

能褒揚先業徒冒空文罔公上乎今君推擇而往

必用此爲務毋忽其遠也月缺其團遠日乃光故

曰二多譽四多懼蓋言遠近也靡不欲試難自別

其器豈苟以遠爲戚耶遠而无咎必用柔中柔中

者寬居而仁行非倒持以示大竊鈇以示容誠欲

道之德而後齊一以禮也夫忿其頑而用重典剛

克之此平土所弗堪襁而難却之禍也而况南安

險遠貧困之民哉林君勉之久牧之後其政必達

吾知君之宜於遠也屬諸僚之請述其事作序

送張濟甫祠曹提學浙江序

凡物土者五方不同性而各有染習子考信

吳越之際顧無聲詩其微者迺獨有國語越絕書
吳越春秋等又頗猥殘難據歷秦漢迨唐曠絕世
代然杜氏等定曰越盖尚鬼神好祀之國語稱楚
鬼越機是殆有乎夫祖翼而考述是曰習結然追
錄其源果孰開而孰承之將不近於性成乎祠曹
張君董越士也予迺稍稍語之故曰張君教者悖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四

施而拂求則離放本實故化遲效淺亟反之未有
不靡然景嚮矣今祠曹本典神事越習又可順以
神教審官養賢寧有謬於昔所司者乎昔越人之
語勾踐曰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此
可以語教而彼顧獨以語兵君思越人之言其以
省方設教爲何如哉古者祭則澤宮以擇士今日
因以教之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士宜於神明
盡性之學也故曰遐不作人夫神妙萬物而不可
用見聞解也盖目眩於正明耳窮於傾聽迺不

之無聲臭乎然考諸居業則入神致用萬世猶一
揆何也入之言歸也非有所二之也此非斥舊文
飾臆說也心之精神是謂象帝故神明其德獨齋
戒耳齋言乎齊潔里俗從示義在存神二手執戈
表戒之象蓋畏心瞿如也如是則心一一故神假
謂神外而思以入是有能所之言也能者無物而
所者無在則雖小補之爲烈而不可得以幾致用
不已過乎故神也者聚德則化而不測行道則通
而不括以觀人則不居故常遺外而獨契其衷者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五

也君倘有教乎而發於神一以爲攻瑕一以爲納
牖越人之復性且當何如哉於是張君謂其人曰
大哉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意倘在茲乎意倘在茲
乎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二

蜀隄熊 過叔仁著

同邑楊述中

全校

臨邛孫之益思謙

曾孫熊胤衡重梓

序

送李伯瑞侍御兵備郴桂序

始熊子以進士爲兵曹郎也李子以兵曹郎能其官遷爲御史又能其官於是遷爲郴桂兵備副使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一

熊子與言曰三苗負固乃自上世記之南嚮而掉臂者長枝未易卒施也何況迺其南窾阻者乎昔殷之中興其詩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其逮於周采芑之作蓋叔世也其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爲仇由是言之楚係天下之重豈不較著哉郴桂連衡山帶九疑然由耒水西桂水東北皆至湘春水北至鄱入湖以通吳會其南阻高嶺測上圭者以州得二之二然滙出桂陽至四會乃入鬱林是漢伏

波將軍下粵道彼其三面臨楚一面以控粵北門

也又豈不重哉是天下重楚而楚又重柳桂矣予嘗讀令甲兵令四十曰成化弘治時職方嚴爲期上天下圖本李子守職方豈常取而觀之乎今銓司之意亦固以李子知故事重其地而使之也予何言哉然自左手楊以柳桂陽降平章也蓋垂二百年矣卽不軌道亦瑣細非甚暴桀害成也豈昔皆負固而今皆革心哉退之言清淑之氣蜿蜒鬱積於柳意必有人焉當之豈將近是耶若是則古之負固者將不鍾其氣耶或者楚材而晉用抑亦

有天時人事耶今荆楚之人流徙無託營朝飽則樂死耳無以夕食爲也御史圖以上國家思還定而方求其冊嗟乎天下重楚而楚重柳桂法當如是乎而屬者日在乙巳風從乾起爲災太史占之法曰陽角日風從陰角方來有兵其冲者已巳荆楚分也若是則天道人事今又何如哉今試坐策之最幸者迺响濡之無動其次動則屢勝之耳天奪其時民訕於財而公家取盈於賦民何以自養何以給兵哉求之而莫吾告也豈遂無可關說哉

或曰滿損謙益時迺天道若是則天道各有在恒風之占或不足信耶謙之益禹所以修文德格三苗也今臨其遺墟而思禹功倘所謂天人之際者當如何哉予不能文然思侈子之盛也而紀之亦吾鄉人之意也

贈武清人楊文序

詩書之盛學者靡不窺句注精考述行事大氏上有以馭其下則倖心絕而大化舉侈於制則民上逼僭端迺見矣所繇適治之路審之當安所嚮也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

昔者黃帝堯舜之率天下也垂衣裳而示之其取諸乾坤者是何誼哉乾坤者上下之辨也古者上下之等賢闇所繇別也故五服五章以尚賢象以典刑謂之抑闇象也者衣之設色表象也衣裳在簡此所謂齊之以禮者也不衷則以爲災其於坊民豈不慎哉故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馭下之明徵也逮於末世法典晦昧思媚其下則賜民級思籠其利則苟且一切而鬻爵之莢行矣此豈獨舊聞放失之懼哉厲世之具亾而民不知耻矣

高皇帝戊申之歲乃詔曰士庶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其冬議經用閑良官烏帽軟角垂帶圓領衣烏角束帶詔從之夫經用則勞矣閑良則良矣是固擇其人矣而其制斤斤又異於在位之吏豈非聖哲之見正名之遺旨者哉今司空以藏錢告乏則思鬻爵爲奇術告而行之不待廉茂顯功也白徒乃窺國家之急見間而起操其羸而入之旦入則夕版授受已則皆峩冠冠皆裹烏紗展角寬衣帶曳履委蛇此與在位之吏何異哉是上無以

馭下下反挾銖兩以馭其上此民之幸非國家之利也豈惟非國家之利其所謂以良受服者亦自耻其賢愚 雜進矣將以厲世不亦遠哉嘉靖癸

巳楊君載道始因竹所高子識予於潞河館焉已亥予再至復館焉慤而有禮廉其人里閭所宗敬稱豪雋者以比於昔之閑良未知孰上下也會國家將尊顯入錢司空者以風百姓載道迺持牒歸制冠服以自寵彼其提空名而去司計者方謂之利而載道亦有所幸否耶予聞諸翼氏寅當幽燕

其情廉貞若是則載道其不以爲幸未可知也然
天道往復不過一紀今營度且畢雖周於財者國
家將無所用之卽茲會亦適逢者耳燕幽之人固
多廉貞者亦安得以常視之而不謂幸耶鶴阿子
竹所君之弟而予友也述諸君之意予爲序

河間府志序

河間樊君深次其郡志郤守相致而問予序書凡
二十八卷叢彙放逸法象人文詳哉其有所言也
亦時時有予所未聞云天官錯峙各有適屬而幽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五

州故占箕尾戰國之紛營諸侯率不保定其宇地
朝夕易主至不可詰也今日嘗屬趙兼占大梁又
嘗屬齊當復以諏訾占乎本疇人之書州郡所入
度分乃一定不易何也志稱曰地故顓頊之國而
九域寰宇並圖經等浚儀廼有高陽城孤棘商丘
又皆以爲顓頊之墟顓頊者高陽氏也今獨以一
高水標其地曰顓頊予莫能明也其書頗稱唐晉
邢地按詩唐譜所箋踈唐乃在太原晉陽寔堯墟
也地有晉水成王封叔虞焉而子燮因以晉號今

河間冒唐晉稱豈復有一晉哉刑治龍岡本秦儻
都莽襄國盖今所謂順德者矣又縣絕不與河間
接山海經炎帝生鉅封人物表鉅封盖黃帝師而
已不明爲高陽人許繇者諸侯也而國於許耳今
悉係之河間豈非有足徵者相參驗而予未聞乎
至錢鏗傳說之屬及它所傳聞多異辭其徵於天
人者豈不閎博哉此亦其小者無足序序其大者
慨焉始予讀職方誦訓訓方保章之官彼於天人
之際何其兢兢也豈以是作無益資譚說哉將以

經世務而行王道也是故物土者知其利害詔其
辟忌傳其誦道於是乎正歲布之四方而觀新物
以爲未足也表次舍軌纏運而察妖祥焉登之志
冊上之人握其手實而屢省之廼有所裁成輔相
矣畏天悲人古昔先民由此其選也率而上之以
爲法若是可謂徒文具乎始予觀往事本朝常三
致意及予行天下見天有遺警地有遺飭民有失
職於所利病矣彼豈無文獻足徵耶一切之法惟
期會之爲急而裁成輔相之政縣不以言州州不

以言府府不以言大府卽言之上下之間一膜之外兩皆疑其跡上以其籍爲講張而下因謂之無益於事其有惕然動而警於心者蓋不滿什一焉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嗟乎天人之際倘可以虛文應耶今家人子治其恒產也此無不警農祥程水土視土脉占豐儉以稅其桑田問里中先世事紀而籍之時其歲而登降勾稽之惟補助之爲務今所謂經世者果能如家人子之自治已事耶嗟乎後世之法其弊不能養民而民自養耳又或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七

去其籍曰害已嘻甚矣予聞諸董生曰春秋揆天道質人情參古考今災害之加其所譏也人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從靡嗟乎董生言春秋也可不謂達旨哉凡郡志紀事視列國之有春秋一也延董生者則河間稱鄉先生社而尸祝者也今之作者安可謂無意於是也哉告諸司牧蓋予日望之

送程君君之任黃梅序

往予少曹南王先生試渡瀘論予獻辭曰此在兵

法齊桓盟江黃近是矣曹南先生大奇其旨課第一然迺挾策坐談耳及予涉江漢之波道黃梅出廣濟而北以達於宋墟視其山川之糾委而登破頭馮茂之山蓋見所謂黃者矣其人無不魁傑精緊時平則或隱於異學其幸有事而萌芽其廻翔咆哮之心者亦其風氣也及予欲從問彭瑩徐真逸之原起而思所以消彌之則其遺俘皆老化澌盡而不能知蓋有道之長而相安於無事久矣倚伏感通則亦何常之有哉然予觀春秋之文荆失

黃則中國盛僭端少戢及其滅黃則猾夏終春秋不復可制也詩曰荆舒是懲懲荆舒者寧不視黃爲輕重哉吾與程子君君共傳經爲同舍生子試論時君君及見而商之予歷黃而詢彭徐之故則未常與君君同也今君啟迺泐渫爲黃梅令習聞猾夏姦宄之故而又思其平治之久以察於倚伏感通之機其奚以爲政治耶或曰民之多辟緣情而生今在亟反之顧治情以復性何如耳安論風氣也昔破頭馮茂之山其人率稱弘忍而其教大

以情種爲害矣倘世之人而盡其情種則於化民成俗之本有獲否耶其果能懲荆舒猾夏茲究之習耶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進之今安可以其言之出於夷也而斥去之可乎否耶予方坐罪謫滇將遂渡瀘以去滇瀘者莊躋所建治其與黃皆于楚事有連其不忝交相倣者亦予與程子之義也

送李鳴叔侍御兵備漢中序

嘉靖己丑予與中巖李先生鳴叔文賦就春官是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九

時詩大雅試雲漢義而李君入等其後十三年君廼用御史拜漢中撫民副使漢中者始漢相國何蓋引以上配雲漢本雲漢所貫絡實自坤抵艮以爲地紀而閩人歐陽詹廼因言漢中是秦坤蜀艮地矣異哉天官書予不甚解亦粗若附離爲說者且母以論論其戒首地紀則地沃川嶮之名矚遺墟者皆能宣說而魏武鷄肋之喻固嘗謂騏驎不乘皇皇更求無益矣卽此其旨是其南馮北結環雉金墉漆者特又細瑣不足道然則漢中之重豈

不大較章明哉予聞天道一紀廼復今距己丑一紀周矣而李君逢其適遂得所得漢中者部治之李君察於地宜且柰何爲治也夫誦詩三百未有不達於政者況君始以詩進詩又以雲漢進雲漢於漢中廼相隸屬者哉昔大東之民窮困否鬲而靡所愬故作詩曰惟天有漢監亦有光以爲徒有光爾雲漢之民喜於見憂鬱已暢矣廼亦稱雲漢爲章凡民之欣戚感於漢者固甚深篤況本漢中之民哉漢中地遠而求多民雜而賦繁自其先世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

無不有望於上者今南鄭之旱麓周人所繇詠榛楛者也考其辭旨稱君子干祿者兢兢然在豈弟耳夫民情相去詎有泰遠者以豈強教以弟悅安此民之所望於君子也彼稱大東否鬲靡愬者誠民情所拂而用以慰藉其父兄子弟者亦豈但雲漢之見憂而已哉然民所欣戚其治汗隆大端可見坐進此道於李君者傳經以言抑亦不能不感於雲漢者矣或曰庶民惟星漢星多少自古以占天澤今往往動搖而鮮晶鬼將澤未下究耶它時

漢所隸十九宿間其中外之官苟繁而麗則旬宣之應不可謂無之也然則雲漢之義李君繹思之將無所感於裏也哉

送金隆仲教諭之臨穎序

鼓篋挾莢則克然彭亨而中腴釋鼓篋挾筴則斐然蒙侗而中乾是夫俗學者歟審術而覈實俗學者也後賢聞而反之鼓篋挾莢而中腴者以爲從聲聞入也釋鼓篋挾莢而中乾是果有待於聲聞也必待於聲聞然後入是戴冠而游往呼於市而

問首者也是歆繁難而背易簡也學者覺者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也取足於我而已是夫求諸內者歟審術而覈實求諸內者也後賢聞而正之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前言徃行以畜德而非以爲厲也顧在迷悟之間而已獨在小已而廢棄前聞是信而好古得以議孔氏也苟漸者難工而頓者易持則是孔氏奚止愚天下將無以解窮年屢世之譏也夫聖人之道知愚賢不肖之所取衷者也而豈徒取便於賢知也今必曰吾學簡易吾教人

爲易簡之學也夫嫌揀擇者彼所謂信心之言也而厭難喜易舍繁趨簡其爲揀擇不亦甚乎予自童子與隆仲友隆仲治章句守家法予多求經師之語眎心所安擇焉心所未安雖聖哲之言者持之不肯下隆仲不以予爲異也隆仲不觀非聖人之書予徃徃好窺老釋百家之說以審同異之變隆仲不以予爲雜予間稱說古文詞亦或徵軼事瓊語以游藝而隆仲不以予爲支然隆仲固能介然守矣夫守者兵道未有不戰而能守者也故博

學而反約非博則無以爲約之實也驗心體之無不貫而鼓舞以盡神此豈腴聞困蒙所能語也予方將語隆仲勉力以求窮日而繼之以夕惕無忘者今隆仲乃受牒教臨穎之士矣隆仲察於數者之學將安從乎夫性之所蘊者廣而情之所滯者狹故人者萬物之備訢合閉塞皆性之神也學以充其性而可以不弘哉周公釋水之書曰穎別爲沙沙者穎溢出之別名也蓋予觀桑鄆之經穎水出臨穎西而小瀝水出焉夫知性而不知散殊變

化之神是知穎而不知沙灘之出也隆仲勉之則
臨穎者非子之水因也哉

嬰童百問序

嘉靖拾柒年今少保許公本鳳官之義疏上嬰童
百問蓋周官冢宰故統醫師也書上有旨命行之
少保疏不出著者主名而予徃觀別本稱竹逸魯
君伯嗣學其紀年者至元丁丑也書稽巫方氏顱
顱經參鳳髓經等然主錢乙云序家曰書效仲景
傷寒百問作今按鄭氏志畧斷自隋以來治小兒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三

經者凡十一家而徐叔嚮療少小百病方三十七
卷在焉是則小方百病自有徐氏開其宗不可謂
倣仲景刻成廼序之曰小道雖泥於遠然要其初
皆可當作者之聖本漢藝文所志經方婦人嬰兒
編簡相次爲卷蓋予始疑其不類及覽誦青史氏
之記乃嘆曰漢以前藝術精矣夫古之姪子者未
有不戒邪味者也於是乎所求有非正則苟升而
不敢煎調求者不必於得而供者不必於順彼豈
固拘拘然遠於人情而不以聽哉毋氣傳子毋得

所養故子生而無天闕愚劣里俗語曰胎病不治此非獨以支蘭之所患苦者言也蓋稟性賢闇之所原一成則不可變故胎教者不可不慎也及其生而泣則太宰於是乎始聽而詔其滋味所尚大味行氣而氣實志者也彼於嬰童何其察之審慮之周而養之備哉易之蒙物之穉者也予觀古文陸氏蒙九二曰包蒙吉包者陽包於陰猶之胞也包蒙何以吉蓋納婦則母道成而子克家又奚天闕愚劣之虞哉嗟夫母道不成而後子病然則婦

人嬰兒方各行者繇隋以來之失也此不獨昧於先王教化之原而漢人作者之旨亦失其宗矣療嬰兒必先治婦人漢法豈不進於藝術哉今國家內設醫院以十三科肄世業子弟而婦人嬰兒各異且或有禁方則私之不以傳其外郡邑徒有醫學惠民局而其爲文具日甚謂足以廣聖朝懷幼之仁嗜亦難矣故少保之書誠於仁術爲廣苟將由是而求勿藥則漢人經方之意其於養正之聖功殆亦庶幾矣是烏可得而忽諸

江漢頌聲序

上世言治者人人殊科然皆本於人情之好惡故太史亟陳民風列國有詩詩皆其情也及考信二百五篇則異焉吳越濱海絕遠然其人之歌曰周召取風若楚蜀皆密邇西周王化易流江沱漢廣乃僅見於二南又止皆陳說女德夫將順匡救各於其黨民之情也故曰在事爲詩今楚蜀顧無詩豈其盡無哉或曰江之陽吉甫作誦然尹本少昊般之封也今偃師乃尹氏食采邑吉甫家在焉又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五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尹官氏也明吉甫非江陽矣然則殆無江漢之詩乎不然者將江漢之人實無情實或者所謂發之於言有能有不能乎頃從它書讀華陽國志睹軼詩慨焉其辭曰我思古人令聞令望夫思古者所以鏡今也然思古迺又在聞望其爲好惡蓋周孔所以待旦接浙而求者也逮漢之興流風未泯上失其道國人風之願君奉詔惟德日親其有遺愛者卽遷去亦復咨嗟咏恩深難忘悠悠我懷此二詩者固出於江漢者也皇

極之民無作好惡由今眎前何以加此哉嘉靖初
吾友都諫安君公石歌大中丞戴公有詩始公以
綉衣使者按蜀疹於兵荒蜀人所爲歌公也其後
凡爲詩若文者以數十而繇俗所誦不與焉太史
揚君用修以爲江漢頌聲作以夫人情多辟不獨
江漢之人遠王化之難也又不獨其間闔陳說有
能不能之難也有國風之才而好惡失據固難矣
若公者遺大而不懈遇解焚之會而不固精誠之
蘊測之幽然而不可窺也能言者操觚秉簡而失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六

其所以言何況廼措諸事者其緒餘也辭各指其
所之是烏能盡公哉雖然江漢之間其流風所激
固未嘗泯也今之所頌使後人而見其好惡之公
則愧畏之心生愧且畏則三代直道始可言矣傳
諸編而使人見三代直道之盛者固公之心也哉
於是序而歸之

送左使黃公致仕歸江西序

大江之西稱聞人者有歐陽修先生喜著論裁量
古今薄韓愈先生烏賦不足比其門人李翱誠然

有味哉可謂篤論也已至爲韓相州堂記則標指
富貴歸鄉井詡嚴廼辭端猥凡如退之所稱鄉先
生之義雖未能究言豈至是哉古之君子仕皆不
出其鄉若是則晝而衣錦者乃下里所厭稱也及
老而去蓋上之人憫而憂之不敢引藉校年迫之
也爵有列于其朝祿有給於其家不去其采邑以
終其身此有待其外者猶與歐陽先生所稱相倍
蓰而況其他哉古之學以出處爲一貫故上下無
常進退無恒皆有德業可進修也以人已爲一條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七

故用之而君安富尊榮其大較也假而奉身退則
猶迪其小子穀登而餘子入學則大夫爲師父塾
師之化因是而行政仕之老曷嘗有遐心哉故六
合之法曰權以爲冬糞除苛慝不可以曲夫冬以
權糞除而謂積於空虛無用豈非論於一曲而不
足以廣譬者也故言天人者知無用之用則進退
皆有責而人已爲一條又奚暇計其寵榮此其說
是高皇帝之戒汪叡也昔起居郎汪叡老於家
高皇帝三致意焉而以惡惡教之若是則明時所

望於鄉大夫之老者是亦曷嘗輕於古哉嘉靖壬寅於是雲南左布政使黃公以老得請且歸大江之西矣僚佐賓客張其事而諭旨使過序始公爲蜀提刑副使也過得以賓從游其間洪量遠志卓然大人也蜀之人士徃徃能言其事今過以謫來爲群吏庶幾見其著效而廼以老去雖然大江之西號多材矣今安可謂無歐陽先生乎假有過而賀者請以過言洛誦而告焉則所謂榮寵者果不稱於公公方進其德業其亦必不以世之榮寵爲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八

足以佚老也矣

五言律祖序

五言律祖者太史楊君用修所次也詩自梁武帝元帝簡文帝周明帝齊後主梁湘東王武陵王隋煬帝晉張華宋謝惠連孔寯子江淹齊謝朓王融虞炎梁費昶丘遲沈約王洪張正見顧舒王劉孝威丘巨源范雲任昉陰鏗何遜王僧孺張率劉苞劉三孃鮑泉劉孝綽庾肩吾陳江總陳子良何安盧思道殷英童徐陵周弘正釋標北齊刑子才劉

述後周王褒庾信隋王胄薛道衡楊素蕭愨五十
一家始常有集今所傳者數家止矣柳惲有詩十
八首志不著錄疑好者哀集也何思澄以下四十
九家史或有其傳不言集多寡太史楊君用修藏
書甚富就其集錄五言近體爲編無則或取藝文
玉臺御覽及他書成之始爲六卷繼四卷過壬寅
入滇楊君曰子爲我序傳之會南遷不果歲乙巳
浙江觀察趙子始語過竟序丙午秋僉憲譚子曰
吾鄉人也乃始刊木敘曰古者官采詩工時而颺

之蓋詩以聲隸非若書顯在竹帛也往勝國婺女
吳君言興於詩詩以其辭成於樂樂以其聲乃若
支离矣訓詁學起論詩者泥其辭不復聲永亦異
於古哉予家世傳壁中古人文曰詩言志歌永言
聲依永律和聲師見謂曰升歌於堂而後樂作也
聲有洪纖攬而不宮則已過窕而未成則已細爲
律六呂則之而已如是則所謂古詩正律也漢稍
立樂府協律其爲聲不出齊楚燕代之謳其樂大
抵稍有三百篇遺聲疑業者不能引之以定新詩

於是後儒好事者嘆焉晉宋之南率用吳音其北國襲夷虜隋初所謂正音固俗樂也其後以龜茲所翻七調定雅益非古律矣又其辭之近雅頌者或管弦登歌其近於風者官鮮采之文人操觚矢音縱者謂古拘者謂律以其辭之散儷耳將以何律正之嗚呼異哉予始爲祠官詢太常教坊所隸樂其後倅吳興人稱沈約者文獻也益思考見其說以爲離聲病則聲勢穩順庶幾漸可語律然約曲以折聲韻非立言所急者其法本不通樂而古

詩協律之義遂亡今太常止用合四上一尺工六七聲耳而教坊之合又高於太常畢曲鮮歸本律繇是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名起矣予安聞和聲之律敢以儷語獨冒律名哉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律生於辰聲生於日日統辰原樂之始五聲未常不先律也故太師教六詩制之六德以爲中聲所本其稽六律以求中聲之所寓耳古者聖人聲以爲律蓋此道也若其研揣聲音浮切之間特唐詩人之律曷以宣布元氣

哉本唐律有不儷者而合所列儷亦多不協律無以正名太史姑取曰是儷語之元始爾李伯藥昔論詩河汾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音若墳蕘矣而仲淹不善也曰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彼於樂德樂語何如哉其聲病浮切太史君不襲其說以定律名可知矣鄉人楊子雲曰中和莫盛於五五者謂音楊君博聞強記詞旨洪深今世稱子雲者如過言不可謂非楊君之意或曰律者不謂聲律蓋偶儷其嚴太抵如律令焉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一

送袁推官遷南刑曹序

二尺四寸之律今法家所共明飭也私以爲王道不明示民已狹其甚弊也依違贊毀卑卑名實之施所用自待者廼又益狹矣夫律徯稱祖咎繇然其遺篇放失漢號稱博雅者應劭傳子之徒大抵言其畏而已虞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此咎繇所以佐虞邁德制百姓於刑之衷也察之於天人之端而畧於哀矜之際况恃其智術以相籠而威福以相馭與自予習吏事觀

宦學者所爲科條其賢者則趨深文以自脫其作好惡者毋以論也蓋世方以失入爲名高而失出者則庶頑肆讒以交亂之其說胥動賢者亦自疑曰三代之直道倘不復可行乎夫刑者例也心先自疑則無以樂職宣布而又奚暇例以刑之哉古之聖人模奎章八會以孳字周禮六書之字點畫曲直皆可通知刑之始字孳於井井天南門黃道所經占其色明而端列則刑平也又稱水衡中水平而不流也其次孳於刀刀斷噐也明夫斷資於南沙文集

平云爾今之刑者贊毀之易奪而好惡之難憑皆是也然衆人且曰其盛者乃在南都南都者國家之隆基上擬法象獨非黃道所經耶然其曹屬務寡而暇爲窾言又喜自表見則爲異以徼名而已其士俗尚廉貞而其流多伎無所利於寬平長厚故賢者率亦兢兢自持耳如是者雖自守不足堅也民輕楊喜扇浮語而無稽士益自好則自怵益甚形如委土而神四驚以戰於毀譽之交一以執寒水一以執熱火如是者其守不足堅也而况於

不賢者乎上下盖同病久矣昔者周建洛邑歷以
三紀而怙恃滅義固宜周人引繩墨矯正之也然
且命君陳無倚勢依法其念之深遠盖雖輕與非
其所樂也今之留都視周洛邑其所用爲治者指
趨旣已不合於古而其推行之又不能無所奪如
此非大謬歟粵人葉先生曰太古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其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備者非古人
本旨也孔子稱述道政齊刑民免無耻孔子盖善
德禮嗟乎以其不能無所奪之俗而予乃欲引古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三

誼以爭之世豈不爲迂乎分宜袁子始理吳興郡
獄其才練而密其政上獲而下安之袁子始語予
大吏始與爭獄我未嘗苟同也今浙水東西無不
知有袁子者予來判吳興方欲謝病歸而袁子亦
稍遷南尚書刑部主事以去以予之未卽去粵故
習其文獻而知葉先生之語袁子方之留曹故舉
周洛邑之政以爲告而以葉語佐之并因以謝南
國之君子母曰二尺四寸之律所共明飭也則待
民與自待者幾矣

西岡彭氏家約序

學之致用至於易俗雖繇上世以爲盛矣然亦莫不斲其難也故思治者亟憂而屢省之廣爲之法而約握其機間塾子之餘師其務至細冗也其大夫士之老者至優重也然俛而受之莫以爲瀆振糾之權由上出而俗同矣故曰同人於宗各道也彼所謂宗以族得民者宗之言尊也族之言聚也聚而有尊蓋先王以是繫邦國而已宗豈自爲教哉今彭氏之約乃若家俗殊者何也夫國制化尊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四

之官糾勸之條至不勝矣然其期會章程之急苟爲文具使審治之士憤惋而斥笑其陋則有司之未失也胡以稱一道德同風俗哉西岡有諸彭十世矣合諸彭約之自吾友編修君起之始西岡者表之仁里也表俗薄義而喜爭少長族坐里間相講語言法律自予童子讀曾鞏子固文知其如此輶軒之職缺而不錄表俗在國家之時誠不易知今俗日益漓天下比比而是表今且何如編修君寧無憂哉予常欲刺禮內則少儀弟子職以迄乎

女誠家範閭範之屬易其辭令易知也竊比於
古述而不作以訓蒙士修陰教聯以昭穆合以族
飭而後及於鄉約陰部行社倉之法用以勸相方
草其事而未就今觀編修君之辭本國家之道人
所徇路者排引藍田呂氏約翼之糾諸監臨之吏
蓋於予意不啻七八然編修君竟得先予措諸行
予所慕嚮豈徒以空文哉編修君材高而志廣誼
深而情顯明於當世之務聽之猶傾江河而注也
今疇咨其教先於宗黨而施普之化殆若無所省

憂豈三代損益振教群品者視大寶所在乎古之
君子用則爲文明勿用則潛而已孔子曰惟孝友
於兄弟是亦爲政蓋所得爲者止此雖然有說吾
師之旨人各親長而天下平今浸假聞者皆若編
修君勅勵其宗則教不出家小群盡渙矣與古塾
師之化奚異顧猶謂易俗之難疑泥於所聞矣是
則序而使傳編修君之意則豈獨在彭宗哉豈獨
在彭宗哉

始山東人中丞宋公與予友輒忘年輩上下其言以爲政理其後劉中丞叔正李太僕茂欽李太常伯華論經義文詞皆有夙期相激昂同學生輒以星命詆戲曰子定命纏於奎應與魯人締今正爾耶予爲謝不敏因述孔子多稱吾黨又論魯可一變至道今魯士狂狷之子遺而詩書之餘教也誠得之可用自慰咲而罷其後益習爲吏則益思孔氏之門所繇稱政事者冉有季路皆魯產也然冉有聚斂季路爲邦夫子哂之以彼其材若是政理

可不謂難乎其後予左官倅吳興則壽張楊君適爲守君始以魯壁起家進士與予伯氏同薦春官又用魯哀九經義爲資言之始是魯人而又以魯學進者也上事之日宴於堂堂題曰顏魯公舊治蓋魯公其先世家臨沂又食邑在魯予又益得魯人矣方是時湖北數被災之郡民嚚於利而訟大興今年冬繡衣使者南高君署其章曰臣某廉知湖州臣某賢能應令得薦比高君坐例不得薦則爲示褒大檄府從事以令禮之夫政之難非持之

難其成之難也參群言之端蓋非獨其成之難以
察爲難也是故冉有季路有慊於師門而魯公姓
名不登於天子之庭將冉季之藝果第可使從政
而魯公以其邁閔明夷之跡人亦莫之測耶予觀
楊君其飾諸身莊嚴以表禮沉幾以蘊知含納以
示仁側而聽之也其言辨而禮直而遂充然啟予
之愚其器可以小知而大受其政上安而下熙卽
諸孔氏豈非政事之選耶孔氏曰獲乎上有道道
乃在於明善誠身也始君資是言以獻今其意倘

在茲乎否耶予讀唐史魯公治湖無可述獨他書
乃稱其招儒生纂韻海而已後世且以題扁曰此
魯公舊治也嗟夫魯公行事當其時不能盡信也
俾史閔其旨曰忠臣義士寧以未信望人要返已
得正而後慊於中其行之也而豈計其聲被後世
若此哉卽使魯變至道其機固不出於此異時予
庶幾見楊君之成得復執筆焉則予之所以得於
魯人者豈不多哉孔山周君楚東湯君箕谷馮君
曰誠如子之言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誠不能外子

之言以爲贈

相國張公文集序

嘉靖甲辰秋過以圻內吏稱賀闕下今相國石首陽峰張公守春官太宗伯語今少保甘公屬過序其集集歲自辛未迄甲辰伐閱自太史至尚書文自講筵所敷陳迨內外制並所疏列典禮及諸應酬之作彬彬備矣序曰道術裂學士大夫止謂以文潤身耳今被髮童子靡聞師傅其說豈不近諄哉天官中宮有太史有尚書有貴相總命之曰文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八

昌文不及物三官者曷爲言文耶昔孔子稱吾從周曰郁郁乎文哉蓋爲周公言之周公多材多藝制禮樂以示周行世以爲周文公云爾逢掖之士上覽古文紀錄抵覩其盛烏能究其本實乎易立卦開物廣其象曰坤爲文乾九二以道佐人主亦稱天下文明坤臣道二臣位也曷常不用文哉然坤本以厚德載物而乾九二之文明亦用寬居仁行爲道彼周公之所謂文也如是而已古之大臣其技能不必出於已心休休焉若已之有故式於

在位莫不一德小群盡渙而群策誦矣周公信材
假而驕吝藏於密則矜嚴壯於頡運其獨撝裂人
而去之命之曰陽喻之戾望之儼然目采四注而
不曠說者口噤而舌橋然也其中人去而集於苑
瑣言日謀因而取輕命之曰陰募之戾積輕之弊
哲夫不能自獻也其終導諛交進屏其耳目心日
茅塞暈日汗瀆周身不能理於義以求文明之化
是却走而思致遠也寧可得哉過最晚出始一謁
公里第中其後七年己亥乃以祠官事公南宮賢

而不矜貴而不倨温然大人也屬者舊寮間與過
移語及故吏謁者益爲過言公晨入府疑坐堂中
吏魚貫抱牘上晝諾所關說得事宜領而退卽日
稱揚言之有所省令別草其事者亦廓然不見顏
色至據經爭禮則不可動矣方是時士延頸滌志
莫不願爲公盡力者此與乾坤辭旨豈相遠哉世
顧以潤身爲文彼所謂闇於成事者矣故公秉靈
緝學文爲世師然世所誇詡盖曰昌於文章囊包
衆芳春容不觚經緯天常推瀾輻光迫而望洋猶

若江河而已振策誦習貫通其綱然後知其所有
以古自將也公之與於斯文豈不偉哉或曰尚考
文獻石首故有南楊相公序其文特盛以眎今
相國何如世何以稱焉過竊誦古穰錄南楊相公
何其勤學也及見隋志詞林記彼廖顏皆楚材要
其言互異頗采之無取衷比觀著瓊綴錄者又有
所振暴則憮然矣世有秉文之德樹名後世者要
以度爲勝獨柰何稱近世哉迺若攤儷語者辭而
闕之無得稱焉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

郡侯陳君考績序

史者名實之書春秋之苗裔也古之政皆屢省然
乃風詠之間喜起率作而治功興降及後王日成
月要加詳矣歌詠以艷歆之不足則主文譎諫之
又不足則刺之刺之不行則春秋作矣春秋者名
實之書也自漢之興而董生爲春秋學史所述循
吏儒者以經術潤飾蓋謂生也生之言曰古所謂
功以任官稱職爲差耳累日取貴積久致官蓋生
所謂廉耻蔑亂賢不肖混淆者矣其後王吉善騶

氏春秋數言積功治人有益百姓然京氏春秋推二百四十年災異令百官各試其功有意乎名實矣而公卿見謂煩碎不可許也以功舉賢者其道將安出乎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由來尚矣今不欲累日積久毋亦以古今異耶天下爲公則人志行道自靖而不敢苟論定而官有終其身不遷者故上得以考其成今賦政者違所長而授之無以盡其才考功令曰任內戶口增田野闢爲上議治者謂教畧矣然所以考成者具在職掌其所由則南沙文集

府從布政司考按察司爲覆之考功令出增監察考此亦密矣而不免賢愚同滯其或不滯者則又或有蹊徑焉此行之弊不可盡責諸法者也何則吏治多提空名以相調流俗所謂材賢卽未必材賢其所謂不材賢未必不材且賢也近者以其喜怒爲毀譽遠者遂以毀譽爲賢愚矣不責其實而猥以喜怒豈但煩碎之難哉郡侯陳君以春秋魁南粵由進士累官出守叙州于是歷兩考矣累日而積久此於名實詎非足徵者耶君之爲治廉靖

平恕而不爲寵辱所矜嚴林畏也願時登進學弟
子官親飭厲訓誨之恐不得暇史所謂經術潤飭
吏事者繇耳目所共覩聞也彼豈頓壹於期會若
流俗者哉當燮人群譎時撫臣議主征監司有問
者過以法對曰戊申四神照梁分法主兵太乙在
艮陽公爲天內然主不可先起經曰欲爲客待太
乙謂是矣今主筭三客筭一十五客宜勝然客大
小杜塞無門燮兵必不出太乙文昌同於和德爲
關囚不利主人請毋勤我師已而師久無功卒從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二

君議此或者春秋不治夷狄之義乎以京氏法相
參驗過愚誠不知所居卽如董生所科指也君蓋
賢有德者執此以考循吏在其中矣或曰漢循吏
首蜀守文翁文翁者亦愛教化自其少則通於春
秋春秋者真名實之書也其端豈然哉

贈邑令李君入覲序

凡學以施用爲宗大歸學古入官賦政而已齊魯
之士紀述孔氏所傳聞以爲政次於論學之簡編
而傳之曰爲政辟如北辰衆星拱之在朝象官在

人象事其旨豈不深崇哉龍之星三十二武之星三十五虎之星五十一雀之星五十一中外之官常明可名逮其微星數夥矣天之體數四而不用者一是故時四月而用三月四十日而用三皆去其辰之一一者無體辰爲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然而辰極於象無不包也含之爲元氣散之爲星曜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斗列九衡太微攝提之屬諸星各布下應十二子蓋僚而車服是不用之一群動以爲本王中心無爲守正之道此所謂君逸臣勞也班氏之志曰紫宮之言此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闢皆在焉以爲天極其一明者太乙常居舍辰而言星豈爲不達孔氏之旨抑豈悉仰觀之法哉始國家以屢歲各省修覲禮洪武丙戌於是高皇帝在位二十九年始定辰戌丑未諸侯來朝如衆星拱辰者嘉靖壬子冬邑侯巴陵李君以富順知縣將朝明年癸丑正月癸之言揆丑紐也予往爲禮官習知覲事又當典司文史星曆頗聞其指歸桂尚書子實爲冢宰條守臣所言便

宜具奏施行之而疇人博士多言陶隱居定三家
星經五星之行必入太微宮受制古法獨熒惑十
月入受制者異矣然五星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
而留留久而退初遲退漸疾退最疾而後遲退
如初退止而留留久而順行最疾是則莫不因日
也矣自昔議者率稱外臣怠猶五星遠日則緩也
蜀輿鬼之分明著日月五星常行鬼外四尺耳今
李君強力不怠以終歲事猶近日疾行矣揆其樞
紐敷納以言上應列宿且將何如哉輿鬼東北南

主積兵馬其西南北主積布帛金玉號天匱而屬
者都掌亂其禍日尋夏旱百物耗財用匱賦繁役
重民恐恐然有不能生者夜中仰觀星皆沸沸
踊動是精數氣歇民勞之徵也君常戴星夙駕盡
知下邑疾苦勤勞如此其學之入官敷政班班可
見矣卽天官冢宰有所諏訪將必揆其樞紐如古
侯氏請事之禮以禪無爲守政之化是則心在王
室其於星拱之義豈不自靖哉邑學博士及其弟
子員曰侯豈弟作人今請謀所以贈處侯者故因

明學政相次之旨而著星拱之義嗟夫士誠達於天人相與之際也孔氏之學不庶幾也哉

贈宗別駕喜雨詩序

嘉靖癸丑秋七月熊子出居於野約其農曰農母後歛天且雨或說熊子曰不雨今茲火爲始擊將在大威大將不能制也應寡雨明年土爲始擊將在坤者又蜀分也主筭单九絕陰法應有陰雨坤宮大武士克之矣始擊復王在寅占應得雨明年乃亦寡雨熊子曰唯迄於十二月果不雨也客又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五

說熊子曰今子臨小過夫艮陽之極衰也震陰之始衰也兩衰不能相倡震起艮而終於離離陽之始長者也明年而天雨必陰卦主事乎於是維楊宗侯以叙州府通判下署邑事命墀地爲壇大率鬼神而祭之至三月不雨司徒駱先生語熊子於旅曰董生深災異其於繁露之術不可行耶熊子曰董生儒之正者也閉陽而縱陰古之遺也女巫舞皇皇與女陰也求土龍而暴之本大荒經也非必以爲致雨也亦好古而愚也別司徒行道中思

曰司徒豈將以董生常相江都宗大夫其邦人而
知之乎雖然弗可用也群情益棘諸偷時竊發邑
人危又別除治壇墀大夫降服屏輿循委巷步行
兩壇間朝暮禱以日爲常徹膳不御者踰月邑童
老見大夫出不自憂輒憂勤大夫也俗有擊蟄龍
者于是熊子書與二三子曰建巳之月蒼龍昏見
東方而雩春秋不書建巳雩者雩而雨則曰雩雩
而不雨或旱而不雩始曰旱矣術家因龍見文謂
起蟄龍可雨矣然二三子言之誠起蟄龍必雨矣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六

大夫於是募人言蟄者分遣起之又自冒炎暑上
下阡陌間求之不可得歸則益憂朝暮禮神不敢
怠粵四月十三日雨十四日雨又其後連日夕雨
田畝盖多有沾濡矣大夫間過謝僉憲子佩李憲
副鳴叔舉酒壽大夫稱喜雨之句曰一雨三日伊
誰之力于是相與歌之熊子卽部分其喜雨之句
而賡歌之天降疾威集於多辟予甚無辜曾是
不替哀我人斯尚曰寧一既困我力又窘我

雨天沃興瘁莫知我靈桑椹棘棘蔓之金錡潛焉

出涕寧莫我願 謂民不堪憂如惓矣謂時不羣
踰於三矣 枯之頽之休其蚤矣 四月維夏畏此
夏日如彼秉炎亦熯其濕单里以社莫敢自逸
惠順我侯表貉匪伊以方以社雩門所移茹絕孔
時黨正祭縈司巫舞雩壇墀離立雩斂各祗 陰
風吹吹衆曰暴巫侯曰已䟽疹游縷縷匪我則誰
起龍伐虬呼號噫嘻降服撤膳不遑起居憂我
農人曷云悵之 興雨旣得期無日亟尚亦翼翼
民拜稽首壽侯百億侯競其職歌帝之力

壽李憲副序

心斲乎無所動而情斲乎無所拂傳之自昔曰此
養生之主雖然未盡此養生之主而非生之主也
夫動斲絕乎心而以爲恬者是乎而賓筵抑之爲
傲者衛武公非已拂斲絕乎情以爲愉者是乎而
無逸之壽者周文公非已雖然未盡此養生之主
非生之主也夫道之建成物也有道子孳而丑紐
水精降而留者物也火神升而留者人也歛竄幽
潛震以出之心之建成事也在動真人寂寂衆人

逐逐構者爲鬪引者爲鉤入者爲膠趨新而去故
畔援健羨以有涯從乎無涯攤而張之可以謂
之恬愉乎吾與中岩李先生學句權而字度之研
之乎慮而審固乎毫釐之間古人與稽不自已也
與先生仕先生入爲天子守紀法出司兵律日有
成而月會之賈知而蔽精稱賢勞矣晚而歸田續
尚書先公之緒爲令子負外君謀燕翼焉蒙稚盈
庭誨之義方不可謂不愉也將得謂之恬耶由乙
卯遯而已酉蓋六十七年矣丹顏素髮耳目之官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八

聰明無改此豈得於恬愉者乎古之君子有內觀
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者聖人從而正之曰物
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
常有物雖養我未常有我物曰外物而後物我物
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必序進夫有物者
不能應物有我者不能養我而欲執恬與愉有我
孰甚矣易離之三日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
耋之嗟夫嗟者失矣而歌豈順受也哉順受者非
徒任之將 曰自作元命焉耳則先生之大年徒

以恬愉求之可乎哉化之密移也蓋一息而行乎
天者四十萬里萬有三千五百息而行乎榮衛之
陽陰者五十度化無時不移人無時不變是故適
去者不可挽適來者不可係其爲恒久而不已者
所謂躁動而不停未常有我而已常欲就先生問
之意者先生殆有意乎是也宗黨之懿謀所以爲
壽者先生曰言於熊子乎取之熊子之於養生也
方將去支離之用而欲無擇於順逆之途而未能
也持其說將坐進焉先生尙問乎忘我安從始則
對曰外其身而身存予聞之乎關尹子關尹子聞
之注史柱史聃者李氏也

壽從兄仲明六十序

予從兄平軒公生己未越八年過生二十三年迨
生二十九年造廼生於是公六十從昆弟之在者
號公最長吾宗自楚始來居龍橋里其後居安善
里者別爲安善氏之熊當是時曾大父有重資而
寡子姓龍橋氏之熊心不爲善也大父益以資雄
則嫉之益甚神運而魄營目揆而口稽未嘗忘安

善里也排阻困辱開者數十年逮吾入小學未已也安善氏之熊蓋震業矣歲戊午先府君領鄉薦而安善氏之熊乃稍振逮今六十年龍橋氏之熊其細已甚至有可收恤者豈天將昌啟安善里故奪其鑿耶衆皆昭明而已獨立於昏不可謂不奪也然天道難諶彼自棄其宗睽其本實謂不用明焉耳矣安見夫天之爲虐故奪其鑿乎哉夫乘巡六甲六十歲而周者天道之大紀也易自乾坤歷六十而後泰其爲坎險者六藏其離明而不用故雖泰亦否至否而後用其離明以同人而所有始大自咸恒亦六十而至損離明入用者四而坎用二用明於險之先故離損必益同人之六二離始入用曰同人於宗同宗者貴專一故曰吝道吝嗇者坤專之道也知明之用必先於宗以其用坎險而知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於易豈不異文同情哉家人之離明傷於外者反於家然傷於順而知反不以坎險而知之也故雖小損於坎險之後然益卽繼之辨之早辨其效可覩矣上世之

隆昭明時雍化之極也然辨章協和之始其要豈越於明德親族哉公少知家雖勤儉平直接親故有禮不設機穿耻爲口給禦人其臨財視所當得以是無怨讟者口不占刑書足不履公府人無間於昆弟之言先府君因是以仲明命公自公又自扁署其堂曰世德其顧諟景嚮亦畧可見彼所謂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壽將非斯人之徒耶今其子孫具列莫不朴茂耕若讀者功緒可稽二老在堂導迎和氣以壽於鄉故鄉飲之令曰五十五立六

十坐六十尊於鄉也夫尊達於鄉以及於鄉大夫而况其昆弟子姓哉造請擇言於世德之堂以壽公因以所聞大易之旨先焉使族語者宣而思之庶以知公先後用明者所以求世德而無疵癘夭闕之虞而吾子姓引而長之母相爲猶剪爲葺餘則亦可躋壽域而比隆於公矣詎不美哉旣以詔子時時迥方宰三原因別緘致迥於三原使達諸政夫三原者是周公以族得民之地而其民皆武王五福錫壽之子遺也苟達諸政是將驅輓民庶

於仁壽餘慶所衍豈止達於鄉之爲烈而吾昆弟子姓之私幸也哉

贈魯明府赴徵序

古之建國君民者肄哉其夾必而輔翼之也然予歷譜其績則有未易就者才難不其然乎抑屯侯而蒙師天實作之漸假而實其國者必有純佑之命而託初於氣者又不偶乎將任重道遠舉之莫勝乃倒行而逆施乎盖躬或處休作逸亦或徵簡書赴期會不暇給乎下者好能吏自失其約結無

以牖民閉而自距章縫之士如爲已厲焉此數者而欲就其緒豈誠才之難乎漢東都之初予常恠其專城受寄多介夫力士號南陽貴人者徃徃興學講禮而後世承平乃反漸靡何也意甚惑之古所稱王者興必有名世者出盖祥不能不發藏不能不洩發者篤於時藏者束於虛南陽貴人豈亦近是乎夫思皇多士王國克生周所以爲禎也延及久遠懷之好音詩人猶曰彼都人士者是萬民所望也亦不可不謂難矣其播敷以造士豈亦天

有所委命乎興都魯侯學優而仕明達果毅事
單辭可決之故政舉而多暇以其暇討藝文而論
之揣其督會分其理絡章縫之士就而取正焉翁
然曰魯侯議是也若魯侯者鍾於洩藏之墟而當
明王發祥之會所謂都人士者非其人乎徃時侯
議採木出言有章予與黃中丞曰魯侯議是也其
後持其議爭諸郡郡不能奪不幾於都人士之不
改乎民卒免於流亾亦曰魯侯議果是也不幾於
萬民之望都人士者乎初侯葺黌舍署學田以振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四十三

寡士博士韓君殷君曰侯乃加意學官如此乎是
將興教乎其被徵而去其師若弟子悵乎其若離
群而居也不知夫周民之望都人士也亦有師若
弟子樂育而愠於睽若今茲乎然則雲從而物覩
以開文明者天實封殖之周漢之事固不足疑乎
夫文學政事自仲尼之徒則已區而別之孔子曰
若由與求可謂具臣耳其施於有政蓋必有違於
文學者也游夏皆稱文學其仕皆爲宰武城之禮
樂孔子賢之莒父欲速見小孔子不爲善也吾乃

今而後知子夏之拒人驟施其教未若君子小人皆學道也端木氏之可從政也其達也雖然其於一貫視魯氏則有間矣魯氏之學由諸其近教成而放諸天下其道曰絜矩其究曰用人用人也者用其所教也得之有道曰忠信忠信曰周常詠爲經師說曰都人士者猶禮家稱都邑之士其詒非特美也行歸於周歸之言主也周之言是外傳忠信之云非括地而指之謂若岐周而已也充忠信之事修魯氏之傳極乎大學之道是子孫黎民將

可保也若侯可不謂都人士乎於乎都人士其生甚不偶也昔則民望之今則士望之非獨士也雖予亦且日望之彼其任重而道遠將不有加於都人士乎哉因諸韓君以贈侯贈也者增之意也故予得究極之雖然果而確無難焉侯之榜其齋居者則旣命之矣

送陳鳴仲主事序

詩書叙述宗道甚備篤公劉曰君之宗之九兩繫民蓋萌芽於是矣周公作皇門之書大門宗子頌

之以承純嘏以族得民之利豈不然哉然宗之得
民文與師儒相次此非待其人乃行哉古者有分
土無分民于是魯衛唐之封多者不九族籍氏紀
而藏焉徒不出其鄉而收宗繫民猶待其人若是
况於厚下之政缺而不修則人將輕於避就乎禮
文有宗子寓他國者是先聖王終以恒心望師儒
也孔子居於魯 數世矣然曰我殷人也是故之

宋而徵文獻焉學者考信周孔亦可以曉然明於
所輕重矣由漢以來其傳仁賢者多本其先郡望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四十五

由遷固以來無能改者其自譜所從來亦必本其
郡望蓋楊雄氏其最著也雄爲蜀人由是蜀士慎
乎流寓非必上循周孔蓋亦染於雄之化也然蘇
張虞史牟氏之儔皆自蜀而遷顯於他土張虞雖
異世乃一還其自署必繫各郡望蓋敬夫伯生其
最著者也史牟之後其能還與否不可知若蘇氏
自明允蓋常譜其宗而亭之有意乎渙小群以成
大群矣而詎知其桑梓松楸之間在後之人曾不
得致恭而託足乎則末世之俗雖所謂師儒者其

收宗合族有不能必行者矣銅仁之陳本出富順
自半酸公辟爲郡掾曹以宦族而留處焉子爲碧
溪公仕至廸功郎仕而倦游不能歸以屬其子戶
部君鳴仲君名進士博學美文辭海內談藝者多
欲識之然意若弗屑也蓋常客蔣道林先生之門
上下其論求其同仁一體之旨有意乎師儒之道
矣來歸之日少長有序展墓而祭宗姓剖刳歛歔
愴悅德歸於厚鄉老黨正莫不嘉悅焉請記其事
因爲贈處外史氏號謂陳君曰子之修於宗者是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四十六

儒者之事周孔之道也然同人於宗周孔皆以爲
吝道何也仁者人也同人者同仁也昔湛先生因
道林子寓書而別我曰蕩蕩同在宇宙之內吾志
而藏之以爲同人一體之義是周孔之遺意而儒
者絜矩之全功蓋蘇氏而下無譏焉子行矣佐明
天子以孝風厲群方異時良史之傳子必將繫其
先世郡望如遷固者雖吾邦人將曰吾陳氏光遠
自他有耀者也豈獨今者修於宗爲可記乎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